

律

自秦亡後天下之權在項羽故作項羽本紀班孟堅所作是漢書故項羽與陳勝同傳與太史公不同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索隱曰項羽掘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別離斯亦不可稱本紀宜降為世家

項籍者下相人也

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索隱曰縣名屬臨淮案應劭云相水名出沛國沛國有相縣其水下流又因置縣故名下相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相故城在泗州宣頂縣西北七十里秦縣項胡講反

籍秦字羽

索隱曰按序傳籍字子羽也

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

項梁

索隱云崔浩云伯仲叔季兄弟

梁父即楚將項

燕正義曰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

燕自殺。燕自殺。燕自殺。燕自殺。

燕自殺。燕自殺。燕自殺。燕自殺。

曰此云為王翦所戮與楚漢春秋同而始皇本紀云項

世世為楚將封於項

正義曰括地志云項城縣屬汝南。陳州項城縣

城即古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

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索隱曰按逮訓及謂有罪相連及為櫟陽縣所逮錄也故漢史制獄有逮捕。正義曰櫟音藥逮音代。乃請斬蘇林曰斬音機縣屬沛國獄掾曹易各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掾至也謂梁嘗被櫟陽縣逮捕梁乃請斬獄掾曹各書至櫟陽獄掾司馬欣事故得止息也。索隱曰服虔云抵歸也劉伯莊云抵相憑託也。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

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索隱曰韋昭云浙江在今錢塘浙音折晉灼音浙非也蓋其流曲折莊子所謂制河即其水也制折聲相近梁與籍俱觀籍曰

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云扛

橫關對舉也音江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

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索隱曰徐氏云在沛郡蘄縣

其九月會稽守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正義曰守音符漢書云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為通謂梁曰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正義曰按言假者兼攝之也。江西皆反

此亦天下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索隱曰謂先舉兵能制得人後則為人所制故荀子曰制人之與為人制也相去遠矣吾欲發

兵使公及桓楚

正義曰張晏云項羽殺宋義時桓楚為羽使懷王

將是時相

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

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項

吏梁眈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

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馬擾亂籍所擊殺

數十百人

索隱曰此不定數也自百已下

或至八十九十故云數十百

一府中皆惴

伏

索隱曰說文云龍言失氣也懼音之涉反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

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

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

秦二年

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

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

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

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

下

江矯陳王命

王上柱國

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

西聞陳嬰女已下東陽

索隱曰下音如字按以兵威服之曰下胡嫁反彼自歸伏曰下如字讀他皆倣此東陽縣名屬廣陵正義曰括地志

正義曰下胡嫁反以兵威服之曰下

正義曰矯紀北反召平從廣陵拜梁為楚

徐廣曰二出之二年正月也駟案應劭曰上柱國上卿官若今相國也

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

正義曰括地志

正義曰張晏云項羽殺宋義時桓楚為羽使懷王

李奇曰徇略也如淳曰徇音撫徇之徇徇其人

正義曰揚州

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秦東陽縣城也在淮水南

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晉灼曰漢儀註曰令史曰令史丞史曰丞史○正義曰楚漢春秋云東陽獄史

陳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

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

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

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蒼頭特起言與眾異也蒼頭

謂士卒卑中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號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索隱曰晉灼曰殊異其軍為蒼頭謂著青帽如淳云特起猶言新起也按為蒼頭軍特起欲立陳嬰為王嬰母不許嬰稱王言天下方亂未知瞻烏所

止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

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

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張晏曰陳嬰母

潘旌人墓在潘旌○索隱曰潘旌是邑聚之名後為縣屬臨淮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

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

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

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服虔曰英布起

於蒲地因為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索隱曰按布姓英各縣之後後以罪被黥故

改姓黥以應相者之言韋昭云蒲姓也是英布與蒲將軍二人共以兵屬項梁也故服虔以為英布起蒲非也按黥布初

起於江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正義曰被

泗水縣也應劭云邳在薛徙此當是時秦嘉陳涉世家

故曰下邳按有上邳故曰下邳曰秦嘉廣人巴立景駒為楚王文穎曰景駒楚軍彭城東正義

曰括地志云徐州彭城縣古相國也言秦嘉軍於此城之東 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

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

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

走追之至胡陵鄧展曰今胡陸屬山陽漢章帝改曰胡陵嘉還戰一日嘉

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

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徐廣曰縣名在沛項梁使別

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

云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薛滕國縣界黃帝之所封左傳曰定公八年薛宰云薛之祖奚仲居薛為夏車正後為子孟嘗君曰又封邑也誅雞

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正義曰許州襄城縣襄城堅

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

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

居鄭人范增素隱曰晉灼音勳絕之勳地理志居鄭縣在廬江郡音巢是故巢國夏桀所奔荀悅漢紀

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

敗固當正義曰顧著作云固宜當應敗也當音如字夫秦滅六國楚最無

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

曰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駟案文穎曰南方老人也○正義曰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云秦者必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楚雖三三云秦必楚也贊

楚人怨秦雖三三戶猶足以云秦也○索隱曰臣贊與蘇林解

同章昭以為三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說皆非按左氏以

疑○正義曰按服虔云三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狹名也在

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夾
為三戶津在相州澄陽縣界然則南公辨陰陽識廢興之數
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言後項羽果度三戶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今陳勝首事

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逢蠶
起之將如淳曰逢蠶起猶言逢蠶午也衆逢蠶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索隱曰凡物交橫為午言逢之起交橫

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正義為於是項梁然皆爭附君者以君出也

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

楚懷王徐廣曰此時二從民所望也應劭曰以祖謚

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鄭玄

反盱眙今楚州臨淮水懷王都之項梁自號為武信君

居數月引兵攻元父正義曰元音剛又若浪反父音甫括地志云元父故城在兗州任城

與齊田榮司馬龍且正義曰子余反軍救東阿正義

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

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

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逐

追秦軍數使使趣正義曰下使色齊兵欲與俱西

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

曰田假為與國之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軍與也

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

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于臨菑田假後自為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

以市於齊

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難猶不

寄公待以禮也又可以貿易也利以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

以伐齊故曰市貿易也晉灼曰假故齊王建之弟欲令楚殺

之以為已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也。索隱曰

章昭云市利於齊也劉氏亦云市猶要也留田假而不殺欲

以要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

別攻城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陽陽在州

國姬姓之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載

于戚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

屠之西破秦軍濮

陽東

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縣

即此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

正義曰定陶曹

州城也從濮

陽南攻定陶

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

正義曰雍

丘今汴州

樓公二十一世簡公為楚所滅即此城也

大破秦軍斬

李由

應劭曰由還攻外黃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周城即

外黃之地在雍丘縣東張晏

曰魏郡有內黃縣故加外

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

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

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

敗今卒少情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

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張

曰顯各也高陵縣名。索隱曰晉灼云高陵屬琅邪

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

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

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

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

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
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
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
本漢碭縣也在宋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
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
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
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涉姓章邯軍其南築甬
道而輸之粟應劭曰恐敵抄輜重陳餘為將將卒
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
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

以羽為魯公封長
安侯

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

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

置官司皆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封為武安

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

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

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

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

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

皆屬宋義號為卿徐廣曰子冠軍文穎曰卿子時人

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張晏曰若霍去病行至安陽留四

功冠三軍因封為冠軍侯至今為縣名

六史記項羽紀七

十六日不進

索隱曰傳寬傳云從攻安陽拉里則安陽與

按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今檢後魏書地志

有安陽故城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陽縣相州所理縣

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昭王拔魏寧新中更名安陽張耳傳

云章邯軍鉅鹿南築甬道河餉王離項羽數絕邯甬道王離

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圍鉅鹿下又云渡河湛

船持三日糧按從滑州白馬津齊三日糧不至邢州明此度

河相州漳河也宋義遣其子襄相齊送之至無鹽即今鄆州

之東宿城是也若依顏監說在相州安陽宋義送子不可棄

軍渡河南向齊西南入魯界飲酒高會非入齊之義雖知送

子曲由宋州安陽理順然向鉅鹿甚遠不能數絕章邯甬道

及持三日糧至也均之二理安陽送子至無鹽為長濟河絕

甬道持三日糧寧有遲留

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

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

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

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蟣蝨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

可以救趙也。索隱曰張晏云搏音博韋昭云蝱大在外蝨

小在內故顏師古言以手擊牛可以殺其上蝨而不能破其

內蝨喻方欲滅秦不可與章邯即戰也鄒氏言蝨之搏牛本

不擬破其上之蟣蝨以

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

其敵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

太將之御旺
至不能然
示之以言此
取禍之道
也如此軍
令何所用乎
自取而已

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

相齊身送之至無鹽

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

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以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

命曰將戮力而攻秦以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

卒食芋菽

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駟案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索隱曰芋蹲鴟也菽豆也臣瓚義亦通漢書作半菽王劭曰言半量器名各容半升也

軍無見糧

正義曰胡練反顏監云無見在

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與秦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索隱曰謂使其子相齊是徇其私情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技

梧

如淳曰梧音悟技梧猶技捍也瓚曰小柱為技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正義曰技音之移反梧音悟

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

立羽為假上將軍

正義曰未得懷王命也假攝也

使人追宋義子

及之齊殺之使相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

羽為上將軍

徐廣曰二世三年十一月當陽君蒲將軍比屬項

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各聞諸侯乃

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

正義曰漳水救鉅

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

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

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

其甬道天破之殺蘇角秦將也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惶恐漢書音義曰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鉅鹿項羽軍漳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濁漳水一名漳水南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注水經云漳水一名大漳水兼有潏水之目也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

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

九言司馬門者官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門事物言之外門為司馬門也。索隱曰按天子門有兵欄

日司馬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

走其軍不敢出正義曰走音奏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

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

戰能勝高必疾如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

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

南征鄢郢北阬馬服索隱曰韋昭云趙奢子括也代號馬服崔浩云馬服趙官各言服武

事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

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索隱曰服虔云金城縣所治蘇林曰在上郡崔

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

虛上

徐廣曰二世三年七月也駟案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黃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

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于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索隱曰按釋例云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此冢曰殷虛南去鄴州三十里是殷

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

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

正義曰胡郎反到新

安

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安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一十二里漢新安縣城也即坑秦卒處

諸侯吏卒

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吏卒遇之多無

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

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

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

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

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

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

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

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元年十月行略定秦地函谷關

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

城縣○索隱曰顏師古云今桃林縣南有洪滔澗水即古之函關按山形如函故稱函關○正義曰括地志云函谷關在

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圖記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路在谷中故以為名有兵守關不

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

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

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

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

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

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

下坂口名也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

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

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

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

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索隱曰名纏字伯後封射陽侯素善留侯

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

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母從

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正義曰為沛公于偽反

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

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

此計者曰鯁生徐廣曰鯁音土垢反魚名翹案服虔曰鯁音淺鯁小人貌也瓚曰楚漢春秋鯁

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

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

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張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

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鄉坐，亞父南鄉坐，亞父者，范

增也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

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

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正義曰項羽從弟謂曰君

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

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蜀皆且為所虜莊則入

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

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

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

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

今且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

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正義

曰擁紆拱反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

以撞正義直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

視項王正義瞋目頭髮上指目眦盡

按劍而跽曰索隱曰其紀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

之叅乘樊噲會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

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

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

劍切而嚼之索隱曰音徒曉見反凡以食項王曰壯士

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

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其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真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三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徐廣曰一本無都字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大

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刃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王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會夏侯文斬彊紀信等索隱曰漢書作紀通通紀成之子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

曰沛公不勝枵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
雙再拜獻大王足下主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
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
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項王則受璧
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
曰唉徐廣曰唉烏來反。索隱曰音虛其反皆歎恨發聲之辭豎子不足與謀奪
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
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
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
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

塞

徐廣曰東孟公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

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

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

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

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獼猴也。索隱曰言獼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楚人性

項王聞之身說者楚漢春秋楊子法言曰云果如人言也說者是蔡生漢書二云是

韓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

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

發難時服虔曰兵初起時正義難乃憚反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

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正義暴三年滅秦

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藉之力也義帝雖無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
入關者王其地羽既
背約使人致命懷王

楚兵初起憂
在亡秦須立
六國以樹黨
六國立則秦
已失天下獨
有閉中目秦
已滅則患在
諸侯盡徒
故王王惠地
羽之謀也亦
有不不得已
者但不知
桓文如此
當何如耳

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

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

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索隱曰服虔云解折伏也。說文云講和解也。漢書作媾解。蘇林云媾和也是媾之

雖有疑心然事已和解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

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

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徐廣曰以正月立王巴蜀

漢中都南鄭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梁州所理縣也而二分關中主秦

隆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

陽以西都廢丘索隱曰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也。韋昭曰廢丘。正義曰括地志云太丘故城一名廢丘。古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地理志云漢高二年引水灌廢丘。章邯

自殺更廢丘曰槐里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

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

為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

蘇林曰櫟音藥。正義曰括地志云櫟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在雍州櫟陽東北二十五里秦獻公之城櫟陽即此也

立董翳為翟王主上郡都高奴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

翟王更名翟。索隱曰按今鄜州有高奴城徙魏王豹

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徐廣曰一云申陽

者服虔曰瑕丘縣屬山陽申姓。陽名文穎曰姓張耳。嬖瑕丘字申陽。瓚曰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名。

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

王都維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

正義曰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

正義曰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

志云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理之後漢都洛陽改為雒漢以火德隱水故去洛旁水而加佳佳於去次為土得水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

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正義曰括地志云陽翟洛州縣也左傳云鄭伯突入于櫟杜預云櫟鄭別都今河南陽翟縣是也地理志云陽翟縣是屬穎川郡夏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禹之國

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

襄國正義曰括地志云邢州城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曰襄國立張耳

為常山王理信都地理志云故邢侯國也帝王世紀云邢侯為紂三公以忠諫被誅史記云周武王封周公旦之子為邢侯左傳云凡蔣邢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茅周公之胤也

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百二十二里本六國偃姓皐繇之

後所封也黥布亦皐繇之後居六鄱君吳芮韋昭曰鄱音蒲河反初吳

鄱陽縣是也正義鄱作番音波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

芮為衡山王都邾文顯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正義曰邾音誅括地志云故邾城在

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本春秋時邾國邾子曹姓俠居至魯魯隱公徙斬音機義我帝柱國共敖

正義共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漢書音恭

日本南郡改都江陵正義曰江陵荊州縣史記江陵故郢都也徙燕王韓廣

為遼東王徐廣曰都無終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

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徐廣

曰都即墨○正義曰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本漢舊縣膠音交在膠水之東齊將

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

菑索隱曰按高紀及田儋傳云臨濟此言臨菑誤。正義曰菑側其反括地志云青州臨菑縣地即古臨菑地也一名

齊城古營丘之地所封齊之都也少昊時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殷時有逢伯陵殷末有薄姑氏為諸侯國此地後太

公封方五百里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

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

濟北王都博陽正義曰在濟北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

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正義曰地理志云成安縣

在潁川郡屬豫州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

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本漢

皮縣城即陳餘所封也故因環封三縣漢書音義曰繞南番君

將梅銷韋昭曰呼玄反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

西楚霸王正義曰貨殖傳云淮南北沛郡汝南郡為西楚

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孟康云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王九郡都彭城孟

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漢之元年四月諸侯

罷戲下各就國索隱曰戲音義水名也言下者如許下

門沛公還軍霸上是羽初停軍於戲水下今言諸侯罷戲下是各受封邑號今訖自戲下各就國何須假借文字以為旌

摩之下乎顏師古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

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乃使

使徙義帝長沙郴縣如淳曰趙義帝行其羣臣

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

文穎曰郴縣有義帝家歲時常祠不絕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

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云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田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東東○正義曰三齊記云右即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田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

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蕭林曰官號也或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

五諸侯塞翟河
南韓魏耳

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
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
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
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逐北
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
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阮田榮
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
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由橫收齊亡卒
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
王部徐廣曰一作劫。索隱曰按漢書作劫字五諸侯兵徐廣曰塞翟魏殷

雍翟塞殷韓也章昭曰塞翟韓魏雍時已敗也。索隱曰
按徐廣章昭皆數翟塞及殷韓等頗師古不數三秦謂常山
河南韓魏殷顧胤意略同乃以陳餘兵為五未知孰是鄙意
按韓王鄭昌拒漢漢使韓信擊破之則是韓兵不下而已破
散也韓不在此數五諸侯者塞翟河南魏殷也。正義曰師
古曰諸家之說皆非張良遺羽書曰漢欲今得關中如約即
止不敢復東謂出關之東也今羽乃聞漢王東之時漢固已
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
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魏王豹降虜殷王卬
皆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功臣
年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當亦有士卒爾時雍王猶
在發丘被圍即非五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見前賢注
釋並失指趣高紀及漢書皆言劫五諸侯兵凡兵初降士卒
未有自指麾故須劫略而行文云發關中兵牧三河七發謂
差點發也收謂劫略收斂也章昭云河南河東河內申陽都
雒陽韓王成都陽翟皆河南也魏豹都平陽河東也司馬即
都朝歌張耳都襄國河內也此三河土則五諸侯兵也更著
雍塞翟則成八諸侯矣重明顏公之說是故韓信傳云漢二
年出關收魏河南
韓毅王皆降是
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

之郎令諸將擊手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
出胡陵正義按括地志云徐州魯兗州曲阜縣也地理志云胡陵在山陽縣屬也四月漢皆

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
西從蕭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蕭縣古蕭叔之國春秋時為朱附庸帝王世紀云周封子姓之別為附庸也

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或曰日擊之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璜曰二水皆至日中大破

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正義曰楚文追
擊至靈壁東徐廣曰在彭城○索隱曰孟康曰故小縣在徐州符離縣睢水上徐廣曰睢水於彭城入泗水○正

浚儀縣良蕩水東經取慮入泗過郡漢軍却為楚所擠服虔曰擠其西行至一千二百六十里者矣

其上常有龍豈
可得殺帝王之興
此殆不當以人事
論矣

音濟氏之濟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璜曰排擠也

為之不流正義為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

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劫冥書徐廣曰劫亦作音字逢

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
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

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
惠魯元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

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
是者三日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於是遂得
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璜曰其音基○索隱曰食音異按酈番趙

三人同名其音合並同以六國
時衛有司馬食其並慕其名
出間步微行
皆同義也
從太公呂后間行如導

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正義

曰蘇林云以姓名侯也晉灼云外戚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為國顏師古云周呂封名令武其謚也蘇云以姓名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正義曰括地

侯非也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

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

弱未傳悉詣滎陽服虔曰傳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

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壽官各從其父疇內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癯漢儀註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傳者皆發

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

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索隱曰按姚氏

云古者更卒不過一月踐更五月而休文穎云五當為三言一歲之中三月居更三日戍邊惣九十三日古者役人歲不

過三日此所謂一歲力役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

三十倍於古也斯說得之

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應劭曰

屬河南有索亭晉灼曰索音柵正義曰括地志云京縣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晉太康地志云鄭

太叔段所居邑滎陽縣即大索城杜預云成臯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京相璠地名云京縣有大

索亭小索亭大小氏兄弟居之故有小大之楚以故不能

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
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
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

之河以取敖倉粟

瓚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臨河有大倉。正義曰括地志云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十五里縣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於敖山名敖倉云

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

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

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和州歷陽縣本漢舊縣也淮南子

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

云歷陽之都一夕而為湖漢帝時歷陽淪為歷湖

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

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

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

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

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

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

彭城疽發背而死

皇覽曰亞父冢在廬江居巢縣郭東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正義曰疽七餘反崔浩云疽附骨癰也括地志云彌馱山在廬州巢縣東北五里昔范增居北山之陽後佐項羽

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

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

面擊之紀信乘黃屋

正義曰李斐云天子車以黃繒為蓋重

毒縣

李斐曰毒縣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衛左方上柱之蔡曰城邑曰以救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上也

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

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

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

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

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

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正義曰括地志云成臯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二里

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

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縱公從音七從反

魏豹守滎陽周苛縱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

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

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

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

王怒烹周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

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

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晉灼曰獨出人意。索隱曰音徒周反漢書作跳字

案高帝紀使別
賈佐彭越燒楚
精聚羽乃令曹
外守城臯而自

引兵定梁地漢
破谷記水上漫
取成臯是軍事
而此紀前後倒
置遂作兩般矣
若漢先取成臯
封之也攻之漢
守之也攻之漢
書紀傳自明

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徐廣曰北門名玉門渡河走脩武從

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

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

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

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

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

聚正義積上積賜反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

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倉食項王已定東

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

二皇山上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廣武西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側西征記云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

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示水從廣潤中東
南流今潤無水城各有三面在教倉西郭綠生述征記云一
潤橫絕上過名曰廣武相對
皆立城壘遂號東西廣武

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祖置太公

其上如淳曰高祖几之上李奇曰軍中巢槽方面人謂之

猶祖也。索隱曰祖亦机之類故夏侯湛新論為机机

車以望晉軍杜預謂車上槽也故李氏云軍中巢槽又引時

人亦謂此為祖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廣武城有高壇即

是項羽坐太公祖上者今名項羽堆亦呼為太公亭顏師古

云祖者所以薦肉示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身心太公

欲身之故置祖上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

弟吾翁即若翁必欲其死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美

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

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

楚漢父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

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

願與漢王挑戰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眾也挑音茶

了反蒞曰挑戰摘燒敵求戰古謂之致師決雌雄母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

謝曰吾寧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

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應劭曰樓煩胡楚挑戰三合

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

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

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

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
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
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
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
使龍且韋昭曰音子問反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
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
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
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
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
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

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

正義曰括地志云陳留示州縣也在州東五十里本漢陳留郡及陳留縣之地孟康云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

臣贊又按宋有留彭城留是也此留屬陳故曰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

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阮之

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二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贊曰外黃

春秋傳曰仍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正義彊其兩反外黃

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

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阮者東至睢陽正義

曰括地志云宋州外城本漢睢陽縣也地理志云睢陽縣故宋國也聞之皆爭下項王漢

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

司馬怒渡兵汜水

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鄙在鄭地汜贛曰高祖攻

曹咎成皐渡汜水而戰今成皐城東汜水是也。索隱曰按今此水見名汜水音似張晏云在濟陰亦未全失按古濟水當此截河而南又東流溢為滎澤然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非彼濟陰郡耳臣贛之說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汜水源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士卒半渡漢擊之大

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

欣皆自剄汜水上

鄭玄曰剄音經鼎反以刀割剄為剄

大司馬咎者故

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

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

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

漢書言義

曰昧音未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

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

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

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

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正義曰應劭云在滎陽

東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

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按張華此說是

鴻溝而東者

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

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

正義曰楚漢春秋云上欲封之乃肯見曰此天

下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曰平國匿弗肯復見曰此天

君按說歸太公呂后能和平郡國

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
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
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一為少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
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
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正義遺漢唯季反
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如淳曰夏音賈。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續漢書郡國志云陽夏縣屬陳國按太康縣城夏后太康所築隋改陽夏為
康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
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賈駟案晉灼曰即固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固陵縣名也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

漢王復入壁深斬去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
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

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也韋昭曰信等雖名為王未有所畫經界其不至固宜君王

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

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正義曰傳音附著也陳即陳州古陳國都也自陳著

海并齊舊地盡與齊王韓信也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故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齊州穀城際黃河盡與相國彭越以與

彭越使各自為戰正義我為干偽反則楚易敗也漢王曰

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

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

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

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
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
行並擊之。正義曰父音甫壽州壽春縣也城父亳州縣也
屠謂多刑殺也劉賈入圍壽州引兵過淮北屠殺亳州城父
而東北至垓下徐廣曰在沛之洩縣洩下交切駟案應劭
至垓下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洩縣聚邑名也。索
隱曰張揖三倉注云垓堤名在沛郡。正義曰按垓下是高
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取名焉今
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與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
老君相接交音戶交反

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舒今廬
九江則故舒城是也故六城在壽州安豐南百三十二里廬
姓各縣之後按周殷叛楚兼舉

舉九江兵正義曰九江

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

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

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謂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

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

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徐廣

曰虞氏。正義曰括地志云虞姬墓在濠州

馬名騅正義曰音佳顧野王云青白

王乃悲歌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

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

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正義曰和音胡卧反楚漢春

始初拔山蓋世之
氣以後日之哀
史家叙得其真
如畫千古英雄
此殊令人悽惻
姬評云漢兵已
地四方楚歌聲
王意氣盡賤委
何聊生真可
淚下也

秋云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

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項王泣數行下正義數色更反左右

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正義曰其倚反凡單乘曰

騎後同麾下正義麾亦作戲同乎危反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

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

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正義屬音燭

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南。正義曰括地志云陰陵縣故城在濠州定遠

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

左文穎曰給欺也敢令左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

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

乃有二十八騎漢騎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地理志云東城縣屬九江郡

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

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

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正義曰卒子律

反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

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

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

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

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正義曰期

遇山東分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羽處括地志云九頭山在滁

州全椒縣西北九十六里江表傳云項羽敗至烏江漢兵追

羽至此一日於是項王大呼正義曰火故反馳下漢軍皆披

靡

正義曰上披彼反
靡言精體低垂

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

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

驚辟易數里

正義曰言人馬俱驚開
張易舊處乃至數里

與其騎會為三

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

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

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

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

璜曰在牛渚○索隱
曰按晉初屬臨淮○

正義曰括地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初為縣注
水經云水又北左傳黃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艤船以待

項羽即

烏江亭長艤船待

徐廣曰艤音儀一音俄駟案
應邵曰艤正也孟康曰艤音

蟻附也附船着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索
隱曰儀字諸家各以意解爾鄒誕本作樣船以尚反劉氏亦

有此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

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

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

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

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

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

正義曰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
音奇

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

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

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

童面之

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斫之故背之如淳曰面不正視也

拍玉翳曰

如

曰指示

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

正義曰漢以一斤金為千金當一萬錢也

邑萬戶吾為汝德

徐廣曰亦可

○正義曰為于偽反言呂馬童與項羽先是故人舊有恩德於羽一云德行也

乃自刎而死王

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

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

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

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

索隱曰按晉書地道記其

地理志云中水縣屬涿郡應邵云在易渡二水之中故曰中水

封王翳為杜衍侯

隱

曰按地理志縣在南陽按表作王者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杜衍侯故縣在鄧州南陽縣西八里

封楊喜

為赤泉侯

索隱曰南陽有丹水縣疑赤泉後改

封楊武

為吳防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故房子國○正義曰吳防豫州縣括地志云吳房縣本漢舊縣孟

為唐谿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

封呂勝為涅陽

侯徐廣曰五人後卒皆謚壯侯○索隱曰地理志南陽縣名

侯

○正義曰涅年結反括地志云涅陽故地在鄧州穰縣

東北六十里本漢舊縣也應劭云在涅水之陽

項王已死

徐廣曰漢五年之十二月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

年已巳歲生死

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

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

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

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

皇覽曰項羽家在東郡穀城東去縣十五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項羽墓在濟州東阿東縣二十七里穀城西二里述征

記項羽墓在穀城西北三里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

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

正義曰射音食夜反括地志云楚州山陽本漢射陽縣吳地志云在射水之陽故曰射陽桃侯徐廣曰名襄其

子舍為丞相。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在滑州胙城縣東四十里漢書云高祖十二年封劉襄為桃侯也平臯

侯徐廣曰名佗。正義曰括地志云平臯故城在懷州武德縣東二十里漢平臯縣按他音徒何反玄武

侯徐廣曰諸侯表中不見比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正義曰孔文祥云周生漢時儒

者姓周也按太史公云吾聞之周生則其是漢人與太史公耳目相接明矣舜目蓋重瞳子戶

曰舜兩眸子是謂重瞳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

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逢蠱起

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

畝之中二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

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

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

懷楚正義曰顏師古云北有關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放逐義帝而

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

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

卒亡其國正義曰卒音子律反五年細胡高帝元年至五年殺項羽東城身死東城尚

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

罪也豈不謬哉

索隱述贊曰

亡秦鹿走

偽楚狐鳴

雲鬱沛父

劍挺吳城

勳開魯甸

勢合碣兵

卿子無罪

亞父推誠

始救趙歌

終誅子嬰

違約王漢

背關懷楚

常遷上游

臣迫故主

靈壁大振

成臯久拒

戰非無功

天實不與

嗟彼蓋代

卒為凶豎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高祖

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沛豐邑

沛豐邑

中陽里人姓劉氏

李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魏徙大梁後在豐居中陽里孟康曰後沛為郡

豐為縣。索隱曰按高祖劉累之後別食邑於范士會之裔

留秦不反更為劉氏劉氏隨魏徙大梁後居豐今言姓劉氏

者是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

為謚因以為族說者以為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

之別名也然則因生賜姓若舜生姚墟以為姚姓封之於虞

即號有虞氏是也若其後子孫更不得賜姓即遂以虞為姓

云姓虞氏今此云姓劉氏亦其義也故姓者所以統繫百代

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文系本篇言姓則在上

字季

索隱曰按漢書名邦字季此單云字亦文可疑按漢

父曰太公

索隱曰皇

項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後

因諱邦不諱季所以季布猶稱姓

因諱邦不諱季所以季布猶稱姓

因諱邦不諱季所以季布猶稱姓

因諱邦不諱季所以季布猶稱姓

執嘉王符云太上皇名嫗與湍同音。正義曰母曰劉媪。春秋握成圖云劉媪夢赤鳥如龍戲已生執嘉。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孟康曰長老尊稱也。左師謂太后曰媪。愛燕后賢長安君禮樂志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音烏老反。索隱曰韋昭云媪婦人長老之稱。皇甫謐云媪蓋姓王氏。文據春秋握成圖以為執嘉妻。舍始遊洛池。生劉季。詩含神霧亦云姓字皆非。正史所出蓋無可取。今近有人云毋温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文其字分明。作温字云毋温氏貞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沉歎古人未聞聊記異見於何取實也。孟康註地神曰媪者禮樂志云后土富媪張晏云坤為母故稱媪也。正義曰帝王世紀云漢昭靈后舍始游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刻日英吞之生高祖。詩含神霧亦云舍媪即昭靈后也。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幽菟於是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謚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小黃立陵廟。括地志云小黃故城在沐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三里。顏師古云皇甫謐等妄引譏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又焉寧有劉媪本姓其先劉媪嘗息天實存史遷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

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

見蛟龍於其上索隱曰按詩含神霧云赤龍感女媪劉季與又廣雅云有鱗曰蛟龍已而

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應劭

曰隆高也準煩權準也顏頰頰也齊人謂之頰汝南淮泗之間曰頰文穎曰準鼻也。索隱曰始皇蜂目長準蓋鼻高起

其頰貌似龍長頸而高鼻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

黑子正義曰河圖云帝劉季口角載勝斗胃龜背龍股長

子按左陽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數也木火土

金水各居一方一歲三百六十四方分之各得九十九日土

居中央並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

黑子者應火德七十二日之數也有一本七十日者非也許

北人呼為厭鬼而吳仁而愛人喜施正義喜許記反意豁

楚謂之誌誌記也如也服虔曰豁達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

試為吏

應劭曰試補吏

為泗水亭長

正義曰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

吏高祖為泗水亭長也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也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也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

常從王媪武負貫酒

韋昭曰貫賒也索隱曰鄒誕音時夜反廣雅云貫賒也說文云貫貸也臨淮有貫陽縣漢書功臣表貫陽侯劉纒而此紀作射陽則貫亦射也醉

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

飲酒讎數倍

如淳曰讎亦售索隱曰樂彥云借讎為售蓋古字少假借耳今亦依字讀蓋高祖大度既貫飲且讎其數倍價也及見怪成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

索隱曰周禮小司寇云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傳別券書也蓋子云傳別謂大字書於札中而別之也然則古用簡札書故可折至歲終揔弃不責也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徭役也索隱曰

渭城應劭云今長安也按關中記云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在渭北始皇都咸陽今城南大城是也名咸陽者山南曰陽

水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故曰咸陽縱觀觀秦皇帝

正義曰包又在九囿諸山之南故曰咸陽縱觀觀秦皇帝

慢云上音館下音官恣意故縱觀也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

此也單父人呂公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斧索隱曰韋昭云單父縣名屬山陽崔浩云善沛令

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

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賦

帥索隱曰鄭氏云主賦斂禮錢也顏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字本作責聲轉為進宣帝數負進義與此同令諸

大夫曰正義曰大夫客之貴者物稱之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

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應劭曰給欺也音殆索隱曰

韋昭云給詐也劉氏云給欺負也何休云給疑也謂高祖素
卿易諸吏乃詐為謁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載
也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馬起迎

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

入坐蕭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必成事高祖因狎

侮諸客遂坐上坐正義上在果反下在卧反無所誦正義音酒酒闌

文穎曰闌言布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正義曰不

言故目動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

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

季自愛臣有息女正義曰息生也願為季箕帚妾

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

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

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幸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

也生孝惠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

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姑曰大長公主儀比諸侯王高祖為亭長時常

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謁之名也

又音響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

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

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也。索隱曰韋昭云告請歸乞假

也音告語之告戰國策曰商君告歸延篤以為告歸今之歸

寧也劉伯莊顏師古並音古篤反服音如嗥呼之嗥按東觀漢

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罷厭事少所嗜欲尋

號與嗥同古者當有此語今服虔雖據田邑號歸亦恐未為

得然此告字當音誥誥號聲相近故後告歸號歸遂變也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釋有一老父過請飲口口后

因鋪之

正義曰必捕反以食飼人也父本請飲

老父相

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

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

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

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

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

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

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

薛治之

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

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索隱曰應劭云一名長冠則竹皮裹以縱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又

蔡邕獨斷云長冠楚製也高祖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司馬彪虎賁服志亦以劉氏冠為鵲尾冠應劭云舊亭卒名弩父

陳楚謂之亭父或云亭部准泗謂之求盜也

時時冠之

正義音館下同

及貴常冠所

謂劉氏冠

正義曰音官類師古云後號為劉氏冠其後乃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即此也

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云自

度比至皆云之

正義度田洛反比必寐反

到豐西澤中止飲夜

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

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

正義曰被加也

澤中

索隱曰舊音經按廣雅云徑小道音古定反言酒後放徒夜徑行澤中不敢由正路且從小徑今

人行前

正義行音下孟反

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

索隱曰鄭玄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云步道曰徑

劍擊斬蛇索隱曰漢舊儀云斬蛇劍長七尺又高祖云吾今註當高祖為亭長理應提三尺劍耳及貴當別得七尺寶劍故儀因言之正義曰按其蛇大理須別求是劍斬之三尺劍者常佩之括地志云斬蛇溝源出徐州豐縣中蛇遂平地故老云高祖斬蛇處至縣西五十里入泡水也蛇遂分為兩索隱曰謂斬蛇分為兩段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我坐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樂陽兩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比日失之至光武乃改定索隱曰按太康地理志云時在樂陽故城內其時若畦故曰畦時畦音戶並反應註云秦自謂水者按秦文公獲黑龍命河為德水是也又按春秋合誠圖云水神哭子褒敗宋均

以為高祖斬白蛇而神母哭則此母水精也此皆謬說又註云至光武乃改者謂改漢為火德秦為金德與兩金及赤帝子之理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徐廣曰一作合者也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索隱曰說文云答擊也漢書作苦謂欲困辱之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音古孝反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音古孝反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索隱曰厭雅云厭鎮也高祖即自疑云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駟案應劭曰二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陽縣也碭山在縣東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

正義曰京房易兆候云何以知賢人隱願師古曰四方常有
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矣故呂后望雲氣而得
之故從徃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

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

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故至子稱二世崔浩云二世始

皇子胡亥又按善文稱隱士云趙高為二世煞十七兄而立

今王則二世是秋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

楚索隱曰斬縣名屬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

陳涉沛令怨欲以沛應涉椽主吏蕭何曹參索

隱曰按漢書蕭曹傳參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

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

因劫眾索隱曰說文云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

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索隱曰漢書作數百人

或至百人則是一百人已下也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

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

劉季韋昭曰以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

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

今屠沛索隱曰范曄謂剋城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

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

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

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

置將不善壹敗涂地索隱曰言一朝破吾非敢自

愛恐能薄正義曰能才能也高祖謙言林能薄劣不能完

強力人之有賢才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

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

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

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

劉季數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

音義曰舊楚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祠黃帝祭蚩尤

於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

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索隱曰按而豐

鼓禮有豐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豐祭血祭也司

禮有豐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豐祭血祭也司

禮有豐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豐祭血祭也司

禮有豐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豐祭血祭也司

禮有豐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豐祭血祭也司

禮有豐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豐祭血祭也司

禮有豐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豐祭血祭也司

禮有豐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豐祭血祭也司

禮有豐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豐祭血祭也司

禮有豐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豐祭血祭也司

禮有豐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豐祭血祭也司

禮有豐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豐祭血祭也司

禮有豐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豐祭血祭也司

馬法曰血于鼙鼓者神戎器也顏師古曰殺牲以血祭者皆

名為豐豐臣瓚以為皆無祭事非也文古人新成鍾鼎亦必豐

之應劭云豐呼為豐馬融註周禮灼龜之兆云謂其象

似玉瓦原之豐埽是用名之此說皆非埽音火稼反

幟比日赤索隱曰墨翟云幟帛長丈五廣半幅字註云幟標

也字林又云熊旗五游謂與士卒為期於其下故

曰旗也幟或作識或作志愁康音試蕭該音熾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

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

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鄭德曰音房

索隱曰鄧展曰胡陵縣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

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索隱曰應劭云章字文陳

名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陸十里戲亭比子孟康云水名也又述征記云戲水自驪山馮公

谷北流歷戲亭東入渭按今其水東惟有戲驛存還謂為章

邯所破而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索隱曰按高紀二

還邯音酣世二年八月武臣

世二年八月武臣

世二年八月武臣

世二年八月武臣

世二年八月武臣

世二年八月武臣

世二年八月武臣

世二年八月武臣

漢書無周市來攻
十一字直作魏人

自立為趙王田儵自立為齊王韓項氏起吳秦泗川監

平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

郡置守尉監故此有監平索隱曰沛郡秦并天下為三十六

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如淳曰壯名也敗

於薛走至戚如淳戚音將毒反。索隱曰晉灼云東海

泗川守壯殺之索隱曰顏師古云得司馬之名非也按

沛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人相

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

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梁惠王孫假

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服

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

子弟叛之聞東陽寧君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

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

立景

駒為假王在留索隱曰韋昭云今彭城留縣。正義曰

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

良所封處

張

乃往從之

欲請兵

以攻豐

是時秦將

黃河水環繞作壁壘為固楚軍乃去索隱曰地理志云濟陰縣楚軍去而攻定陶

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索隱曰韋昭云上陳留縣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索隱曰韋昭云上陳留縣

宋義諫不聽索隱曰荀悅漢紀云故楚令尹宋義當別有所出秦益章邯兵

夜銜枚擊項梁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器謹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繡結於項者繡

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

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

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

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

是之時趙歇為王索隱曰歇蘇林音如字鄭德音過絕之過徐廣音烏轄反今依字讀秦

將王離圍之鉅鹿城北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

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徒盱台都彭城

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本秦碭郡蘇林云長如封為武安侯將碭

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

其父呂青為令尹索隱曰按表青封信陽侯正義曰應劭云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

去六國近故置令尹臣贊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不稱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趙數

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

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

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索隱曰韋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

限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

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索隱曰韋

昭云憤也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

為人僇悍猾賊索隱曰說文云僇疾也悍勇也亦云項

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徐廣曰遺一作唯唯食也音在妙反駟案如淳曰類

無復有活而唯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子遺為無唯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

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也數進取多所攻取前陳王漢書音義曰陳涉也項

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正義曰遣長者扶持仁義而西

告諭秦長少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

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僇悍今徐廣

此字無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

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

碭漢書音義曰二縣名在濟道由碭也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二縣名在濟

陰韋昭云在潁川非也服虔云杠里縣名如淳云秦軍所屯地名秦軍來壁破魏二軍

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

南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正義曰地理志云昌邑縣屬山陽括地志云在

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里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

栗索隱曰韋昭云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蒲剛侯陳

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侯將也趙日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

將也例未稱謚。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據矣。表六年三月，封孟顏二人，說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

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正義曰：並魏將也。欣字或作訢。音許斤。反。蒲，漢書作

滿並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

圍縣。贛曰：陳留傳曰：在雍丘西南。酈食其鄭德曰：音異基。謂監門曰：諸將

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

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

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

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龍衣陳留。漢書音義

曰：春秋傳曰：輕行無鍾鼓曰襲。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

索隱曰：韋昭云：在山陽。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索隱

曰：韋昭云：河南縣。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索隱

昭云：東郡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又縣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曹邑。又

戰曲遇，東大破之。索隱曰：徐廣云：曲遇在中牟。韋昭云：志不載。司馬彪：郡國志中牟有曲遇。

也。楊熊走之，策陽。索隱曰：韋昭云：故衛地，河南縣也。二世使使者

斬以徇。徐廣曰：四月。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

轅轅。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贛曰：轅轅險道，各在緱氏東南。索

隱曰：按十三州志云：河南緱氏縣以山為名。一云：轅轅為九十二曲，是險道也。當是時，趙別將

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

平陰縣今河陰是也。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

正義曰今洛州夏禹所都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齟戰犍東地

志南陽有犍縣○索隱曰齟音蟻許慎以為側齟也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齟

走保城守宛正義曰守音狩宛於元反括地志云南陽縣地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皆故

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

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

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

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音黎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漢書作遲音值

值待也謂待天明時皆言早意也楚漢春秋曰上南陽攻宛匿旌旗人銜枚馬東舌雞未鳴已圍宛城三匝南陽

守欲自到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

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

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

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索隱曰李奇曰乘守

也韋昭曰乘登也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

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

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

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

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徐廣曰七月也乃

以宛守為殷侯索隱曰韋昭曰在河內封陳恢千戶引兵西

無不下者至丹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南去丹水二百

步汲冢紀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是也輿地志云秦為丹水縣也地理志云丹水縣屬弘農郡抱朴子云丹水出

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光照如火網而高武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川中不溺

侯鯁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襄侯王陵降西陵韋昭曰漢

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今邵公或作召字此類多矣贊曰時韓成

封穰侯江夏有襄是所封。索隱曰按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為丞相時封耳此言襄侯當如臣墳解蓋初封江夏之

襄也還攻胡陽一云陵。索隱曰遇番君別將梅鉞與

皆降析酈如淳曰持益反。索隱曰酈誕生音錫歷蘇林

傳云析一名白羽析今遺魏人審昌使秦使者未來

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

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

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

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

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

因龍衣攻武關破之索隱曰左傳云楚司馬起營所以臨

為商縣武關又太康地理志武關又與秦軍戰於藍田

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應劭曰鹵秦

人喜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

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

沛公正義曰沛公漢王後劉項五年

兵遂先諸侯至霸上正義曰故霸陵在雍州萬年縣東

沛公沛公漢王後劉項五年

也東南去霸陵十里地理志云霸陵故芷陽文帝更名三秦
記云霸城秦穆公築為宮因名霸城漢於此置霸陵廟記云
霸城漢文帝築沛公入關遂至霸上即此也

秦王子嬰妻素車白馬係頸以

組封皇帝璽符節索隱曰韋昭云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將也節使者所擁也說文

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釋名云節為號令賞

罰之節也又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又漢官儀曰子嬰上

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云漢傳國璽天子行璽天子之

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

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

遷拜封王侯之璽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索白索兩

端無縫三秦記云紫泥水在今成州輿地降軹道旁索隱

志云漢封詔璽用紫泥則此水之泥也

音只漢書宮殿疏云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

百步蘇林云在長安東十三里○正義曰軹音紙括地志云

軹道在雍州萬年縣諸將或言誅秦王索隱曰楚漢春

東北十六里死中

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

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正義曰屬付也遂西

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正義曰林息也言欲樊噲張良

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朝上召諸縣父

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索隱曰劉

伯莊樂彥同音方未反偶語者弃市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積

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酷政

盜賊有多少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

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隣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合於

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索隱曰韋昭云抵當也謂使

各當其罪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漢但約法三章耳然人者

死傷人及盜者使之抵罪餘並不論其辜以言省刑餘悉也則抵訓為至煞人以外唯傷人及盜使至罪名耳除余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次第堵牆堵也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食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玉或說沛公索隱曰楚漢春秋云解先生云遣守函谷無內項王而張良世家云鮑生說我言鮑小也小生即解生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

急使兵守函谷關

正義曰顏師古曰今桃林南有洪留澗古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西岸猶

有崔嵬關餘跡西征記云道形如函也無內諸侯軍稍徵

其水山原壁立數十仞谷中容一車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

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

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三月

中遂至戲正義許宜反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

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

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正義曰曹無傷欲就項羽求封亞

父勸項羽擊沛公索隱曰范增也項羽得范增號曰亞父言尊之亞於父猶管仲齊謂仲父

父並音甫方鄉食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

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

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正義曰項羽本紀云項伯曰沛

公不先破關中八公豈敢入乎今人項羽乃止沛公從百

餘騎驅之鴻門索隱曰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見

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

然籍何以王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

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

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

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

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正義曰懷王初

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羽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

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

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正義

曰崔浩云史官以正月紀四時故書正月也荀悅云先春後正月也顏師古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

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以十月為正月今此正月當是謂之四月也他皆放此項羽自立

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

沛公為漢王正義曰梁州本漢中郡以漢水為名王巴蜀漢中徐廣曰

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正義

曰以岐州都發立司馬欣為塞王正義曰塞先代反

雍縣為名都發立司馬欣為塞王正義曰塞先代反都櫟陽索隱曰因

名桃林塞按桃林塞今華州潼關也顏師古云取河華之固為扼塞耳非桃林

改名曰董義曰文穎云本上郡秦所置都董項羽以董董義曰文穎云本上郡秦所置都董

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正義曰在黃河之南故曰河南即今

河南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正義曰以商帝盤庚國殷中之地改

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

布為九江王都六索隱曰韋昭云當陽南郡縣懷王

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正義曰孟康云本南郡改為臨江國是也

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索隱曰太康地理志云楚滅燕

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

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

縣居南皮封梅銷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正義

音麾許慎注淮南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

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

正義曰韋昭云杜今陵邑括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萬年

縣東南十五里漢杜陵縣宣帝陵邑也北去宣帝陵五里廟

記云故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

杜伯也道川谷名。索隱曰孟康音食王劭按說

文作鍾器各也地索隱曰按系家是用去輒燒絕棧道

形似器故各也地張良計也棧道閣道以備諸侯盜兵龍衣

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

云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信王信非淮

陰侯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

遷也

韋昭曰若有罪見遷徙

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

跋而望歸

正義曰跋音立賜反說文云跋舉踵也司馬彪云跋望也

及其鋒而用之

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

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

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

正義音流

乃使使

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

正義趣音促

羣臣稍倍

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手之殺義帝江南

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

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

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

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

正義上音稅請兵

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

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

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

之計從故道

地理志武都

還龍襄雍王章邯邯迎擊

漢陳倉

正義曰今

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

孟康曰時音止神靈

之所在也縣名屬右扶風

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

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

索隱曰按荀悅漢紀今樊會圍之

而遣諸

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

音惡王吸

出武關

索隱曰按表歐以舍人從為將軍封廣平侯吸以中涓從為將軍封清陽侯

因王陵

兵南陽

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正義曰括地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縣南三十一里荆水以應之此城王陵所築因名也

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

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淮陽後屬陳夏音更雅反

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

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

北地上郡渭南

徐廣曰後曰京兆

河上

徐廣曰馮翊

中地郡

風關外置河南郡

徐廣曰十月漢王至陝

更立韓太尉信為

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

河上塞

晉灼曰晁錯傳秦時北攻胡築河上塞

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

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

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

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

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

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

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

十里本漢新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也

三老董公遮說漢王

正義

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二老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又樂產云橫道自言曰遮楚漢春秋云董公

八十二遂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如淳曰袒

亦如禮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

五諸侯者塞翟
河南韓魏也塞
翟河南以洛而
逆魏送下河內

韓雖破滅更立
大尉信為王國
兵尚存雖與殷
皆并國置郡不
得與此殺也

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
發關內兵收三河土韋昭曰河內南南浮江漢以下

正義曰南收三河土發關內兵從雍州入于午願從諸侯

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

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正義曰德州平原縣是平原民殺之

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

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

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

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

之乃引兵去齊從魯正義曰兗州曲阜也出胡陵正義曰地理志云胡陵在

山陽至蕭正義曰徐州蕭縣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正義曰在

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

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

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

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

楚塞王欣立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

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

過梁地至虞徐廣曰在梁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

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

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

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

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
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
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
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
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
李奇曰乘守也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
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
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
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

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正義曰今

太原正義曰今并州上黨正義曰今路州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

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

耳為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正義曰甬音勇

墻中間為道應劭云恐敵抄輜重故築垣墻如街巷屬之河以取敖倉正義曰子孟

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

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

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

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

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

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
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
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
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
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道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
縱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
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徐廣
曰案年表二二年七月王出滎陽八月殺魏豹而又云四年三月周苛死四月魏豹死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縱公皆
是二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表生說
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

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
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
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
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

宛葉間

正義曰宛於元反葉式涉反宛鄧州縣也葉汝州縣水經注云本楚惠王封諸梁子兼號曰葉城即

子高之故邑也

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

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

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

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

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縱

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徐廣曰音逃。索隱曰如淳云

跳走也音灼按劉澤傳跳驅至長安說文音徒調反通俗文云超通為跳獨與滕公共車出

成臯玉門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玉門。索隱曰夏侯嬰為滕令故呼為滕公北渡河

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

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

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鄉食軍小脩

武南音灼曰在大脩武城東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

使高音以繩縮結物之縮壘深斬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蘇林曰縮

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索隱曰即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

西索隱曰故南燕國也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

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

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

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

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徐廣曰一

簡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

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

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

臯若漢挑戰正義挑田反下同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

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
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
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正義曰汜音祀在成臯故城東士卒
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
司馬各長史欣皆自到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
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
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
邊楚文穎曰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
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
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徐廣曰三月項羽聞龍

一本作聞齊已擊破

且軍破則功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
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饑
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
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
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
蜀漢罪一索隱曰負音佩也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
罪二徐廣曰卿一作慶○索隱曰韋昭云宋義之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尊子者子男之爵冠者人之首也尊宋
義故加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
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
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

史記高祖紀

罪五詐阮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

羽皆王諸將善地索隱曰謂章邯等而徙逐故主索隱曰謂田氏趙歇

韓廣之屬也今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

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

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弒其主

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

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

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

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索隱

曰捫摸也中匈而捫足者蓋以矢初中痛悶不知所在故爾或云匈而門足權以安士卒之心也漢王病

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

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正義行寒孟反病甚因馳入成

臯索隱曰三輔故事曰楚漢相拒於京索間六年身被大創十二矢石通中過者有四言漢王病創也病愈

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臯故塞王欣頭

櫟陽市索隱曰臯懸首於木也欣自剄於泗水上留四

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

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

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

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云一渠東流經浚儀是

始皇所鑿引河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至陽武南為項王
官渡水北征記云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為官渡水也

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

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

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

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

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

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正義

壽州漢王敗固陵晉灼曰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

殷舉九江兵而迎之徐廣曰周殷武王行屠城父

正義曰父音南今亳州縣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徐廣

曰七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

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

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

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

縱正義曰二人韓信將也縱兵擊項羽也以縱字楚兵不

利淮陰侯復乘之正義曰復侯富反大敗垓下項

羽卒聞漢軍之楚歌索隱曰應劭云今雞鳴歌也顏游

夫人楚舞自為楚歌是楚人之歌聲也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

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

日肝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
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
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
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
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
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
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
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
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徐廣曰乃
即皇帝位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
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為漢驅

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
因而不改。正義曰汜音敷劔反括地志云高祖即位壇在

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汜水在
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

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正義曰音被悲
反泗州下邳縣

是楚王韓
信之都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洛州陽
州濟陰縣

城是梁王
彭越之都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正義曰洛州陽
翟縣是韓王信

之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正義曰括地
志云潭州長

沙縣本漢臨湘縣長沙王吳芮
都之芮墓在長沙縣北四里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

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

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維陽諸侯皆臣屬故

臨江王驩徐廣曰
一作尉為項羽叛漢令盧縮劉賈圍之

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

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

食之。正義食音寺。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宮在

雒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

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

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孟康曰：姓高名起，魏

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陛下慢而

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

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

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

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

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饌，不

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

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

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

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

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

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

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縮為

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正義曰幾音機姓名

也項羽之將為陳縣令降漢高帝徵諸侯利幾恐故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

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

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

通侯籍召之如淳曰得在通侯之籍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

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

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

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李奇曰為

恭也如今卒特帝者也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

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

尊太公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索隱曰

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故尊其父號太上皇也。心善家令言賜金

五百斤索隱曰項氏按荀悅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無父猶設三老况其存乎家令之言過矣。晉劉寶云善

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也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

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

雲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

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索隱曰漢紀及漢書作宵劉顯云相傳作肯也因

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時山東人謂關中為秦

中秦形勝之國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索隱曰韋昭云地形險固故能勝人

也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

焉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懸隔地絕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內地勢高順

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

山險固形勝其勢如隔千里虞喜云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齊得十二亦如之故為東西秦言

勢相敵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餘諸侯十萬齊地形號亦倍於他國當二十萬人地勢便利其

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

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備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晉灼曰許慎曰瓴壑似瓶者夫齊東

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

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北有勃海之

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地方二千

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索隱曰以言齊境闊不啻千里故云千里之外

齊得十二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故齊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

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為天下懸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

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故

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

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

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

荆王索隱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姚察按虞喜云撫言吳別言荆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山在陽羨界賈

封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大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

康地理志陽羨縣本名荆溪

淮西子肥為齊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

屬齊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正義曰按言齊之遠國次秦中故封子肥七十餘城

近齊城邑能齊言者咸割屬齊親子故大其都也孟說恐非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

行封徙韓王信太原索隱曰信初都陽翟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

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括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縣城也攻韓信於馬邑即此城

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徐廣曰在上郡曼

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

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止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書匈奴傳云蹋頓圍高帝於

白登七日即此也服虔云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李穆叔趙記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亦謂此也

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

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維

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索隱曰漢

儀註高祖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三輔舊事渭城本咸陽地高帝為新城七年屬長安也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

高帝更名蕭丞相營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

曰真定蕭丞相營作未央宮

十里長安故城中顏師古云未央殿雖南嚮而當上書奏事

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

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無門闕也蕭何初立未央宮

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也按北闕為正者蓋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屬之咸陽以象天

立東闕北闕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關極閣道絕漢抵營室

立東闕北闕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關極閣道絕漢抵營室

北關。索隱曰：東關名倉龍，北關名玄武，無西南二關者。蓋蕭何以厭勝之法，故不立說。文云：關門觀也。秦家舊宮皆在渭北，而立東關。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匆匆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

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栢人。

正義曰：括地志云：栢人故城在邢州栢人縣西北十二里。漢栢人屬趙國。

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

劉仲棄國，云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合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三里。魏文侯十七年攻秦至鄭，而還築在郃水之陽也。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

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

高祖奉玉卮，禮器也，受四升。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

人常以臣無賴，或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

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

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縮、荆

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

朝長樂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櫟陽故宮在雍州櫟陽縣北三十五里。秦獻公所造三輔黃圖云：高祖都

長安未有宮室居櫟陽宮也

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

楚王梁王皆來送葬漢書云葬萬年赦櫟陽囚更命酈邑

曰新豐正義作麗音力知反括地志云新豐故城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太上皇時樓愴不

樂高祖切因左右間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酷酒賣

難蹴鞠以此為歡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按前于麗邑築城寺徒八月趙相國

陳豨鄧展曰東海人名緒曰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

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徐廣曰豨攻定城蔡有功封陽

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

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

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

知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

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

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張春渡河

正義曰陳豨將也又劉伯莊云彼時聊城在黃河之東王莽

時乾今濁河西北也今在博州西北深丘道里記云王莽元

城人居近河側祖父墳墓為水所擊聊城徐廣曰在平原

衝引河入深川此王莽河因枯也擊聊城正義曰括地

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二十里春秋時齊之西漢使

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漢書曰太尉

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

道太原入

章昭曰定代地至馬

表曰太尉

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

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徐廣曰在蕪縣西駟案漢書音義曰會音倫保邑名甄音直偽反索隱曰漢書甄作缶音保非也布走令別將追之高

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

里一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

十人教之歌酒酣應劭曰不醒不醉高祖擊筑功曰筑

古樂有弦擊之不鼓。正義曰音竹應劭云狀似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云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

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

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

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

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

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風俗通義曰漢

書註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者楚言也為朕湯沐邑復

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耳

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
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
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
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高祖復留止
張張晏曰張帷帳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
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
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
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音濞
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徐廣曰洮
音帳淮間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

斬陳豨當城

索隱曰代之縣名。正義曰括地志云當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土地十三州記云當城在

高柳東八十里縣

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

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

索隱曰世家作幽陳涉

魏安釐王

索隱曰史闕名昭齊湣王

索隱曰名地宣趙

悼襄王

索隱曰名偃孝成王

皆絕無後子守冢各十

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

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

豨反時燕王盧縮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

陽侯迎縮

正義曰審食其也括地志云辟陽故城

縮稱

病辟陽侯歸且言縮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會周

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
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
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
是高祖媢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
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
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
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
曰王陵可然陵少贛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
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
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

非而所知也盧縮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

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

皇用諡曰高祖以秦

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六十三

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

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
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

酈將軍

漢書曰酈商

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

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
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
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
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

漢本紀巖整然
不及史記後逸而

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縮聞

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徐廣曰五月已巳立太子

正義曰丙寅寅葬後四日至巳巳即立太子為至太上皇廟

帝有本脫巳字者妄引漢書云巳下者非

正義曰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香室南馮翊府北

括地志云漢太上皇廟在雍州長安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

池之北高帝廟北高君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

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

高皇帝太子龍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

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

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二

駟案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

駟案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

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

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

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

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

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

少禮也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

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徐廣曰

史記不免漏略

駟案史記音隱曰僿音西志反鄭玄曰文尊甲之差也薄苟
習文法無悃誠也。索隱曰鄭音先代反鄒本作薄音扶各
反本一作僿而徐廣云一作薄是本玄不同也然此語本出
禮表記作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也裴又引音

隱云僊音先志者蔽僊聲相近故以蔽為僊耳故救僊莫若以忠鄭玄曰三王復反始三王

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

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

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

蠶葬長陵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一十步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正義曰

括地志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里

索隱述贊曰

高祖初起

始自徒中

言從泗上

即號沛公

嘯命豪傑

奮發材雄

彤雲鬱碭

素靈告豐

龍變星聚

蛇分徑空

項氏主命

負約棄功

王我巴蜀

實憤于衷

三秦既北

五兵遂東

汜水即位

咸陽築宮

威加四海

還歌大風

Vertical lines on the left page, mostly blank or faint text.

太史公不立孝
惠帝紀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呂太后者

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謚曰呂宣玉高祖微

時妃也

漢書音義曰諱雉。索隱曰字娥姁也。

生孝惠帝

漢書音義曰諱盈。

女

魯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

如淳曰姬音怡衆妾

之。魯元太后也。漢官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門家。姬贊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其三千石。位次婕妤。好在七子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音怡非也。茂陵書云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愛幸以姬為婦人美號。故詩曰雖有姬姜不存顛。悴是也。

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

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

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

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

後幾代太子者數矣索隱曰幾音其紀反又音祈賴大臣爭之

及留侯策索隱曰謂張良叔孫通等令太子卑詞安車以迎四皓也太子得毋廢

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

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謚令武侯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徐廣曰酈一作酈

子產為交侯徐廣曰台弟也次兄呂釋之

為建成侯徐廣曰惠帝二年卒謚康主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

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

肥孝惠兄也異母索隱曰母曰曹姬肥為齊王餘皆孝惠

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

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

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

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

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廼令永巷如淳曰列女傳曰周宣姜

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

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

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索隱曰永巷別宮名有長巷故名之也韋昭去以為在掖門內故謂之掖庭也囚

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
亦病不能奉詔吕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
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
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
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
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
獨居使人持酖飲之應劭曰酖鳥食蠅以其犁明孝
惠還徐廣曰犁猶比也諸趙王已死於是迺徙淮陽
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武侯索隱
曰令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燿耳飲瘖藥

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孝惠帝觀人
彘孝惠見問迺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
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
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
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
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
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酌兩卮酖置前
今齊王起為壹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
壽太后迺恐自起泛孝惠卮索隱曰泛齊王怪之
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不

得脫長安夏齊內史士徐廣曰說王曰太后獨有

孝惠與魯元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

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

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聽臣子以稱君父婦人稱主

有主孟啗我之比故云公主墳曰天子之女雖食湯沐之邑

不君其民。索隱曰啗音徒監反按主是謂里克妻即優施

之語事見國語孟者且也言且啗我物我教汝婦

事夫之道此即婦人稱主之意耳比音必二反

今王有

七十餘城而公主適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

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

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如淳曰張敖

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邸正義曰漢法諸

京師也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

半五年六年城就索隱曰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三年

各十二里三輔舊事云城形似北斗也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

月戊寅孝惠帝崩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發喪太

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應劭曰入侍

天子故曰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

悲君知其解乎正義曰解紀賣反言哭解墮有所思也

又音戶賣反解解也又紀買反謂解說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母壯子正義曰太后畏

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

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

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

其哭廼哀呂氏權由此起廼大赦天下九月辛

丑葬漢書云葬安陵皇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袤百二十三

十五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

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

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

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

平絳侯周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

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

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歃血盟索隱曰歃

反又云或作哺又音丁牒反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

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

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

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

之十一月太后欲發王陵乃拜為帝太傅應劭曰古

官傳者覆也積曰大戴禮曰傳之德義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廼以

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

相索隱曰韋昭云辟陽信都之縣名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

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

事廼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

四月太后欲侯諸呂廼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

令無擇徐廣曰姓馮為博城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兗州博城本漢博城縣城魯

元公主薨賜諡為曾元太后子偃為曾王曾王

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

索隱曰虛音墟琅邪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漢朱虛也十三州志云丹朱遊故虛故云朱猶丹也。虛猶丘也朱猶丹也。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封為平

定侯徐廣曰姓齊少府延為梧侯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軍匠起作宮築城也

乃封呂種為沛侯徐廣曰釋之子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沛縣古城也。呂平

為扶柳侯徐廣曰太后姊子也母字長姁。正義曰括地志云扶柳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三十里漢扶柳縣也有澤澤中多柳故曰扶柳。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其父越人為高祖騎將太

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昭

曰今陳留郡子不疑為常山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常山故城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本漢

東垣邑也子山為襄成侯索隱曰按下文更名義又改名弘

文耳按志襄城屬潁川子朝為軹侯索隱曰韋昭云河內有軹縣音紙。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軹城在懷州終原縣東南十三里七國時魏邑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

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正義曰初呂台為呂王後呂產王梁更名呂王

呂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

其弟呂祿徐廣曰釋之少子為胡陵侯正義曰縣名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陸續

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

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去也薨諡為肅王太子

嘉代立為王二年無事漢書云秋四年封呂頹為

星畫見

臨光侯呂他為俞侯

索隱曰他音臨俞音輸。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節城在德州平原縣

西南三十里本漢節縣呂他邑也

呂更始為贅其侯

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在陽丞

相呂勝為贅其侯。索隱曰按表贅其在臨淮

呂忿為呂成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呂城在登

州南陽縣西三十里呂尚先祖封

及諸侯丞相五人

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

公茲侯徐厲滕侯呂更始醴陵侯越

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

佯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

正義曰劉伯莊云諸美人元幸呂氏懷身而入宮生子

子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

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

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

而患之恐其為亂迺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

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

徐廣

無此

者蓋之如天空之如地上有權心以安百

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權欣交通而天下治今

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

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君羣臣皆頓首言皇太

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

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

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稱

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

勃為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

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韋昭云東萊縣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

兮何故奔國自決中野兮蒼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于一作與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饒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家次巳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頊索隱曰韋昭云樊會妻封林光侯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善迺以劉澤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

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
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
得自恣主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
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
聞之以為王用婦人存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
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謚為魯元王秋太
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
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徐廣曰呂后兄子也
武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請立為
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

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

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

封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二月中呂后被還正義曰

反又音過軹道見物如倉倉大據徐廣曰高后掖忽弗

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高

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

張敖前姬兩子修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徐廣曰

細陽之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

陵侯徐廣曰一云張釋卿駟案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實贊

奄人呂榮為祝茲侯徐廣曰呂昆弟子諸中宦者令丞皆

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

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

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稱關內侯

七月中高后病

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

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

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

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

慎毋送喪母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

侯王各千金

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子封為侯者謂之諸

侯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

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

皇甫謐曰

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后山各一所也

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宋

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衰

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

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

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

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

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

人誅相相召平迺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

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

王語中齊王迺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

王諸二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
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
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索隱曰比音如
趙王恢是三趙王也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
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
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
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
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
國呂產等廼遣賴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
滎陽廼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

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廼留屯滎陽
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
之齊王聞之廼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
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
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索隱
曰猶鄒音以獸反與音預又作豫崔浩云猶猿類也印阜長
尾性多疑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按狐性亦多疑
度水而聽水聲故云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猶于冬涉
川猶于若畏四隣故以為猶與且按狐聽水而此云猶于冬
涉川則猶與是狐類不疑若畏四隣則當是時濟川王
猶定是獸自不保同類故云畏四隣也當是時濟川王
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
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

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
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
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
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
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索隱曰吳楚齊淮南
琅邪代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是九王也呂氏立二王索隱曰梁王產趙王祿趙王通也
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
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
迺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
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

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
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
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
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
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
弃軍呂氏今無處矣索隱曰嬃師古以為迺悉出珠
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
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
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
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

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廼趣產急入宮平陽侯
頗聞其語廼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

得入襄平侯通徐廣曰尚符節即張曼曰紀信子也尚

隱曰張曼云紀信子又晉灼云信被焚死不見有後按功臣

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定三秦死事子侯則通非信子

張說廼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

與典客劉揭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秦先說呂祿曰帝

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

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徐廣曰音况不欺已遂

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

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

左禮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

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

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廼召朱虛侯佐太

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

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廼入

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

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

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駟案韋昭曰訟猶公也。索隱

曰韋昭以訟為公徐廣亦云然蓋公為得之公言

猶明言也又解廼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
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

產廷中曰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
從官亂莫敢鬪遂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如亭
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
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也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
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
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
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
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
而笞殺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發魯王偃壬
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

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
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
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
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
母養後宮今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
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
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
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
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
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鏹駟鈞惡人也

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
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
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
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
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後九
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晦日
已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
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君臣固請然後
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迺
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

少帝已出謂者猶
自云爾可見當時
車卒雖除宮殊
無驚擾少帝雖
擁虛位全無天
子之尊而人情不
戴也

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徐廣陪兵罷去
音作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
兵滕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
至尊不敢誅責言之故託於乘輿也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
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
下故君臣託乘輿以言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
曰出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
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迎代王於邸報曰宮
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
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迺謂
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陪兵而去代王遂

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二年崩謚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索隱述贊曰

高祖猶微尚私食其

呂氏作妃志懷安忍

及正軒掖性狹猜疑

置鳩齊悼

殘穢戚姬

孝惠崩殞

其哭不悲

諸呂用事

天下示私

大臣殂醢

支薛芟夷

禍盈斯驗

蒼狗為菑

史肆阡伍伯單捌字

法貳阡壹伯伍拾肆字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孝文皇帝

漢書音義曰諱恒

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

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中

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秦屬太原郡也

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

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

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

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

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

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

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嘍

血京師

公羊傳曰京大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索隱曰漢書曳作牒音跔丁牒反漢書陳湯杜業皆言牒血無盟軟事廣雅云牒履履也謂履涉之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

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

曰索隱曰東觀漢記宋楊傳宋義後有宋昌又會稽典曰昌宋義孫也羣臣之議皆非也

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

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

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大牙相制索隱曰言封

接若犬之牙不正相當而相銜入也此所謂般石之宗也索隱曰言其固如磐石此

語見太公六韜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

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二矣夫以呂太后之

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

入北軍索隱曰即紀通所矯帝之節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

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

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惡寧能專一邪方今內

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

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

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

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

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應劭曰以荆灼龜文正橫占曰大橫東

庚余為天玉夏啓以光服虔曰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繇文也張晏曰橫行無思

不服庚更也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
禪賢王啓始傳父爵乃能光治先君之基業文帝亦襲父迹
言似夏啓者也○索隱曰荀悅云大橫龜兆橫理也按庚猶
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絲抽也所以抽出吉凶之情也杜預
云繇兆辭也音胃漢書蓋寬饒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
天下官以傳賢人家以傳子孫官猶公也謂不私也代王

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

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溥昭往見絳

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溥昭還報

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

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

高陵休止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

渭南有輿宮渭北有咸陽宮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橫長

橋三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水中舊有留神象此神曾與魯班

語班令其出留曰我貌醜卿善圖物容不出班於是拱手與

語曰出頭見我留乃出首班以脚畫地付留覺之便沒水故

置其象於水上唯有一腰以上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

觀變自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索隱曰三輔

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千步又關丞相以下

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

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言索隱曰包愷

空問處語類師古云問容也猶言中間宋昌曰所言公

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

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索隱曰說文遂馳

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

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

成王時影伯入為宗正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與客劉

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審奉

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列侯

頃王后徐廣曰代頃王劉仲之妻列侯

時呂類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鄼侯又宗室表此時無陰

安知其為頃王后也。索隱曰按蘇林徐廣韋昭以為二人

封號而樂彥如淳以頃王后別封陰安侯與漢祠令相會

以陰安是別人封爵非也頃王后是代頃王后文帝之伯母

代王降為郤陽侯故云列侯頃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

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

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

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

曰楚王名交高帝弟。索隱曰交高帝弟最寡人不敢當

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

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迴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

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

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

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

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

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

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

遣靜宮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索隱曰按漢儀云皇帝起居索室清宮而後行。奉天子法駕

迎于代邸。索隱曰漢官儀云天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侍中參乘屬車二十六乘。皇帝即日夕入

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

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

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

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

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

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索隱曰按封禪書云百戶牛一頭酒十石樂彥云婦人無夫或無子不霑爵故賜之。

酺五日。文穎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索隱曰說文云酺王

者布德大飲酒也出錢為釀出食為酺又按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是其所起遠也。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

燕王辛亥皇帝即阼。正義曰王人階也。謁高廟右丞相平

正義曰此時尚右。徙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

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

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

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

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

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

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

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
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
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各三千斤金
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
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徐廣曰十一月辛丑封典各揭為陽信
侯索隱曰韋昭云勃海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陽信故城在滄州無棣縣東南二十里漢陽信縣賜金千
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
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母罪之父母妻子同
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
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

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
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
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
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熟
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
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
有罪并坐其家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
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
享天下人民未有嘽志索隱曰嘽者不滿之意也未
有嘽志言天下皆志不滿也
漢書嘽作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
隱音篋

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
下何其安之索隱曰言何以謂於天下也其發聲也安者徐也言徐徐且待也有司曰
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
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
猶言多所更歷也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
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
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
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
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
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

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
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

索隱曰言古之有天下者無長於立子故云莫長焉用此道者用殷周立子之道故安治千有餘歲也立嗣

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

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

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

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

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索隱曰言

不宜更別議子其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

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韋昭曰文

帝以立子為後不欲獨饗其福故賜天下為父後者爵

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徐廣曰正月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

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索隱曰謂帝之子為諸侯王皆同姓姓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為

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

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

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

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

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

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

為壯武侯徐廣曰四月辛亥封封三十四年景帝中四年奪侯國除索隱曰韋昭云膠東縣正義曰

括地志云壯武侯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諸從朕六人官

皆至九卿正義曰漢置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曰衛尉四曰太僕五曰廷尉六曰大鴻臚七曰宗正

八曰大司農九曰少府是為九卿也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

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二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

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

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

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

聞喜縣東二十九里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清郭

君清音靜索隱曰按表駟鈞封於郭秋封故常山丞相

蔡兼為樊侯索隱曰韋昭云樊東平縣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樊縣城在兗州瑕立西南一十

五里地理志云樊縣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

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

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為丞相徐廣

月八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

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

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

其民正義曰馴古訓字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

遣太子張晏曰為吏謂以卿大夫為兼官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十一月晦日有

食之正義曰校說文云日蝕則朔月蝕則望而云晦日蝕之誤曆錯誤十二月望日又

食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案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食文也一本作月食然史書不紀月食上曰朕聞

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

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蠶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

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當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

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

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

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

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

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

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漢書音義曰憫然猶介然也

憫寢視不安之貌蓋近其意餘說皆疎音下戕反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

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

見馬遺財足索隱曰遺猶留也財字與纒同言人亦皆太僕見在之馬令留纒足充事也

以給置傳索隱曰按廣雅云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二十里二置故樂彥亦云傳置一也言乘傳者以傳

次受名乘置者以馬取四傳音丁戀及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為傳置四馬中足為馳置下足為乘置一馬二馬為輶置急

一馬乘也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

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章昭曰籍借也借臣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朕親率耕以給

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籍籍也

宗廟采盛應劭曰黍稷曰采在器中曰盛二月有司請立皇子為

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

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

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

彊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立

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參為太原

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

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

日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索隱曰按尸子云堯立誹

謗之木誹音非亦音沸章昭云慮政有關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為飾今宮外橋梁頭四柱木是鄭玄註禮

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崔浩以為木貫柱四出名桓陳楚俗桓聲近和又云和表則華與和又相訛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漢書音義曰民相結共祝詛上也謾者而後謾而止之不畢祝詛也○索隱曰韋昭云謾相抵闕也說文云謾欺也謂初相約共行祝後相欺誑中道而止之也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擣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十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

古之珪璋從簡易也○索隱曰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發說文云符分而合之小顏云右留京師左與之古今註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潁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帝初幸甘泉

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至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帛越巾刀佩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是謂之幸○索隱曰應劭云甘泉宮名在雲陽一名林光臣瓚云甘泉山各林光秦離宮名又顧氏按邢承宗

西征賦註云甘泉水名今按因地有甘泉以各山則山水皆通也六月帝曰漢與匈奴

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

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

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

轢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

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

奴去發中尉漢書百官表曰中尉秦官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

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

正義曰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三里三歲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

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

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

十萬往擊之祁侯賀徐廣曰姓縉以文帝十一年卒諡曰敬。索隱曰漢書音義祁音達

賀姓縉縉古國夏同姓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祁縣城晉大夫祁奚之邑為將軍軍滎陽

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廼詔有司曰濟北

王背德反上誅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

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

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徐廣曰乍去乍來也駟案張晏曰雖始與興居反今降赦之八

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

居處母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
太子竒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
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曰長當弃市帝不忍致
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嚴道都
徐廣曰漢書本或作却字或直云正義曰其恭反括地志
云嚴道今為縣即州所理縣也縣有蠻夷曰道故曰嚴道
即都縣本都國漢為縣今州也西南夷傳云滇池以北君
長以十數印都取大是也按羣臣請處淮南王長蜀之嚴道
不爾更遠印都西有印夔山也又云印夔山在雅州榮經
縣界榮經武德年間置本秦嚴地華陽國志云印夔山故印
人作人界也山巖峭峻曲回九折乃至上下有疑水按即王
尊登者也今從九折西南行至帝許之長未到處所
州山多雨少晴俗呼名為漏天

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謚為

厲王立其子三人為淮南王索隱曰名安衡山王

索隱曰名勃廬江王索隱曰名賜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

與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

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

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索隱曰名

倉令故謂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

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

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索隱曰緹音啼自傷

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

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
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
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
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
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儻正義曰晉書刑法志云三皇
而民知禁犯黥者皂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贖者墨其體犯
宮者雜其履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頰緣投之
於市與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李
曰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
合一九三。索隱曰韋昭云斷趾黥劓之屬崔浩漢律序云
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註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
乃朕德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

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
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母
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
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
其餘肉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
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母以異李奇曰本
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
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
都尉印徐廣曰姓孫封其子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

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
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營
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
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如淳曰必不
得自征也帝乃止
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徐廣
曰姓
董也為內史欒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
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
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
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
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韋昭曰右猶高左猶
下也。索隱曰劉德

云先賢後親也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

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
坐宣室。索隱曰音禧福也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

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

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

時北平侯張蒼君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

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索隱曰五行之德帝王相承
傳易終而復始故云終始傳

五德之事
傳音轉也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

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

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

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韋昭曰成紀縣屬天水天子乃復召魯

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

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

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漢書音義

曰言無所諱勿以朕為勞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

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

帝以孟夏四月荅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

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昭曰在渭城欲出周鼎將當有

玉英見瑞應圖云玉英五帝並修則見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荅禮而

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於是

天子始更為元年索隱曰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

當取法於此又按封禪書以新垣平候日再中故改元也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

平事覺夷三族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

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

安其生索隱曰顧胤按爾雅孤竹北封畿之內勤勞

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

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

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

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音轍於道韋昭曰使轍如結也相如曰結軌還轍。索隱曰鄒氏軼音逸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借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索隱曰戰國策云制海內云二元善也又按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也因善為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碩野王云元元猶喁喁可憐愛貌未安其說聊記異也和親已定始于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二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

徐廣曰衛尉改名也駟案漢書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非此年也。索隱曰中大夫令是官號勉其名後北官改為光祿勳虞世南以此稱中大夫令是史家追書耳顏遊秦以令是姓勉是名為中大夫據風俗通令姓令尹子文後為車騎將軍軍飛狐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鴈門陰館。索隱曰伏儼句音俱包愷音鈎也將

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徐廣曰在長安西駟案如淳曰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微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索隱曰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又匈奴傳云細柳在長安西如淳云在渭北非也宗正劉禮為

將軍居霸上祝茲侯徐廣曰表作松茲侯姓徐名悍軍棘門徐廣曰在渭北

駟案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以備胡數月胡人

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

澤

韋昭曰弛廢發其常禁以利民

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負發倉

庾

應劭曰水漕倉君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索隱曰郭璞註三倉君云庾倉無屋也胡公名廣後漢太尉作漢

官解

以振貧民民得賣爵

索隱曰崔浩云富人欲爵貧人欲錢故聽買賣

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

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

徐廣曰露一作靈。索隱曰顧氏按新豐南驪山上猶有臺之舊趾也

召匠計之直百金

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

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絺衣

如淳曰賈誼云身衣卑絺所幸慎

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

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

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

為武帝然上召責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

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

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

賜几杖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

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

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

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

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

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

徐廣曰年四十七

遺詔曰朕聞蓋

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

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又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也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

與嘉嘉之

如淳曰與發聲也得卒天年已善矣

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

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母禁取婦嫁女

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

服服虔曰踐前物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索隱曰漢語是書名荀爽所作經帶

無過三寸母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

母發人男女哭臨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

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母得擅

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

服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綠也織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索隱曰已下謂極已下於壙劉德云紅功也男功非一故以

工力為字而女工唯在於絲故以系工為字三十六日以日

易月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

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應劭曰因山

墳山下川流不竭絕也就其水名以為陵號。索隱曰霸陵是水名水徑於山亦曰霸山即芷陽地也。毋有所

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

遺歸家重絕人類也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徐廣

徐翹案漢書百官表典屬國秦官嘗蠻夷降者為將屯將軍李奇曰馮奉世為

軍為名此監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墳

主諸屯也隱曰復音伏謂穿墳出土下棺已而墳之發近縣見卒萬

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索隱曰百官表云內史

名京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漢書云乙巳葬

北尹皇甫謐曰霸陵

去長安七十里君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

位于高廟丁未龍裝號曰皇帝孝景皇帝元年十

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

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制禮樂各有由聞歌

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

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奏武德文

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

籥五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劭云禮

樂志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示不祖襲五行舞本

周武舞秦始皇更名五行舞按今言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者其樂摠象武王樂言高祖以武定天下既示不相襲其作

樂之始先奏文始以羽籥衣文繡居先次即奏孝惠廟酎

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

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去肉刑賞賜

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徐廣曰減

一作不私其利也罪人不祭蘇林曰刑不及妻子不誅無罪

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

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

侔天地李奇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

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

為昭德之舞文穎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舞之於文帝廟見禮樂志以明休

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

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

具為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

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

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

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

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

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

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張晏

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

不得相天子也凡臨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祭祀宗廟皆為侍祭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

三十年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肅

曰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不用殺也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

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

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索隱述贊曰

孝文在代 兆遇大橫 宋昌建策

絳侯奉迎 南面而讓 天下歸誠

務農先籍 布德偃兵 除帑削謗

政簡刑清 緋衣率俗 露臺不營

法寬張武 獄恤緹縈 霸陵如故

千年頌聲

史伍阡陸伯柔拾玖字

註肆阡肆伯柒拾伍字

孝文本善也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文與中書白集錄字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一

孝景皇帝者

漢書音義曰諱啓。正義曰諡法曰繇義而濟曰景。

孝文之中子

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太

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

除田半租，為孝文立太宗廟。令羣臣無朝賀，劾

奴入代，與約和親。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

徐廣曰：漢書亦作係。

鄒誕生本作係，音奚。又案漢書功臣表及蕭何傳皆云孫嘉，疑其人有二名。索隱註同。

男子二十而

得傳。

索隱曰：音附。荀悅云：傳正卒也。小顏云：舊法二十三而傳，今改也。

四月壬午，孝文

太后崩

索隱曰薄后也葬正陽西曰少陵也

廣川長沙王皆之國

索隱曰廣

川王彭祖長沙王發皆景帝子遣就國

丞相申屠嘉卒八月臣御史大

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

電

正義曰雨于休又

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

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內

史殺羽為縣

徐廣曰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駟案地理志百官表南陵縣文帝置也分內史為左

右及殺羽為縣皆景帝二年不得皆如徐所云索隱曰鄒誕生殺音都會反又音丁活反羽音羽又音詡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

徐廣曰漢志無

燔維陽東宮大殿城室

徐廣曰維一作淮。索隱曰漢書作淮陽王宮災故徒王

於魯

吳王濞

正義曰音披備反高祖兄仲子故漢高祖十二年封三十二年反年表云都吳其實在江

都楚王戊

正義曰高祖弟楚王交孫嗣二十一年都彭城

趙王遂

正義曰高祖孫幽王友子

嗣二十六年及都邯鄲

膠西王卬

正義曰卬五郎反高祖孫齊悼惠王悼惠王子故昌侯十年反都密

州高密濟南王辟光

正義曰辟音壁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初侯立十一年反括地志云濟南

故城在淄州長山縣西北三十里

菑川王賢

正義曰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武城侯立十一年反都劇

括地志云菑州縣也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紀國

膠東王雄渠

正義曰高祖孫齊悼

惠王子故自石侯五十一年反都即墨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密川膠水縣東南六十里即膠東國

反發兵

西鄉天子為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

梁

正義曰梁孝王都睢陽今宋州

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

夫將兵誅之六月乙亥赦三軍及楚元王子執

等

正義曰蓋云魚曳反字亦作藝音同

與謀反者封大將軍竇嬰為

魏其侯

正義曰地理志云魏其屬琅邪

立楚元王子平陸侯

正義曰應劭云平陸西河縣

劭云平陸西河縣

劉禮為楚王

索隱曰韋昭云平陸西河縣禮即向之從曾祖正父也

立

皇子端為膠西王子勝為中山王徙濟北王志

正義曰濟子禮反濟北國今濟州盧縣即濟北王所都

為菑川王淮陽王餘

正義曰汝南今陳州

為魯王

正義曰今充州曲阜縣

汝南王非

正義曰汝南國今豫州

為江都王

正義曰江都國今揚州也吳王濞所都反誅景帝改為江都國封皇子非也

將廬

正義曰齊國青州臨淄也將廬齊悼惠王之孫襄王之子年表云

燕王嘉皆薨

徐廣曰表云五年薨。索隱曰廬悼惠王孫齊王襄之子漢書作問嘉劉澤之子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徹為膠東主六月甲戌

赦天下後九月更以弋陽為陽陵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景帝陵也

在雍州咸陽縣東三里按杜作壽陵也復置津關用傳出入

應劭曰文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置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也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傳音檄傳而傳兩行書緇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

之傳。索隱曰傳音丁恋反冬以趙國為邯鄲郡

地理志趙國景帝以為邯鄲郡

五年二月作陽陵

索隱曰景帝豫作壽陵也按趙系家趙肅侯十五年不起壽陵後代因之也

渭橋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江都大暴風

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丁卯封長公主子橋為

隆慮侯

索隱曰音林間避殤帝諱改之

徙廣川王為趙王

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為建陵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建陵故縣在沂州

承縣江都丞相嘉

徐廣曰姓程

為建平侯隴西太守渾

邪為平曲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平曲縣故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趙丞相嘉

蘇曰姓

為江陵侯故將軍布為郇侯梁楚二王皆

薨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

徐廣曰殖一作填。正義曰按馳道天子秦始皇

皇依之丈而樹

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

正義曰臨江忠州縣雖王臨江而都江陵十

二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

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條侯

正義曰條田彫反字亦作條音同

周亞

夫為丞相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為皇后

曰按系家太后槐里人父仲兄信封蓋侯后故金氏妻女弟姁兒也丁巳立膠東王為太

子名徹

只一赤赤只通用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

徐廣曰一作應。索隱曰苛周

昌之為繩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為安陽

侯四月乙巳赦天下賜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

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

王來即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子

寄為膠東主封四侯

文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

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索隱曰韋昭云張尚子當居趙夷吾子周建德子橫王悍子奔九月甲

戌日食

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

其徒來降皆封為列侯

正義曰漢書表云中三年安

容城侯徐慮易侯僕日范陽侯代翕侯邯鄲七人以匈奴立

皇子方乘為清河王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

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四月地

動九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按三輔黃圖東

宣平門外曰東都門。索隱註同

中四年二月置德陽宮

贊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

云景帝廟大蝗秋赦徒作陽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封十侯

正義曰惠

云亞王侯盧他之龍盧侯陳留蟜乘氏侯劉買相邑侯劉明

蓋侯王信按其五人是中元五年封餘檢不獲中元三年匈奴

奴王二人降封為列侯忍景間表云匈奴王

六月丁巳赦

天下賜爵一級天下大潦更命諸侯丞相曰相

秋地動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三月雨雹

四月梁孝王

正義曰都睢

城陽共王

正義曰城陽今僕

也共音恭謚法

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為濟

川王

正義曰表云

子彭離為濟東王

正義曰表云

子定

為山陽王

正義曰地理志云景帝中

子不識為濟陰

王正義曰地理志云景帝中六年別為山陽國屬兗州更命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將作大匠主爵

中尉為都尉

漢書百官表曰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

長信詹事

漢書百官表曰

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贊曰茂陵書詹事秩二千石

為長信少府

張晏

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

將行為大長秋

百官表曰將行秦官

大行為行人

服虔曰天子死未有謚稱大行晉灼曰禮有大

應劭曰長秋皇后卿 行小行主謚官故以此名之如淳曰不反之辭也贊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索隱曰鄭玄云命者五謂

公侯伯子男爵者四

奉常為太常

漢書百官表曰奉常

典客為大行

索隱曰韋昭云大行官名秦時置典客景帝初改云大行後更名大鴻臚武帝因而不改

故漢書景紀有大鴻臚百官表又云武帝改名大鴻臚臚附也以言其掌四夷賓客若皮臚之在外附於身也復有大行

令故諸侯薨大鴻臚奏謚列侯薨則大

治粟內史為大

農

漢書百官表曰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也

以大內為二千石

韋昭曰大內京師府藏

置左右內官屬大內

索隱曰主天子之私財曰小內小內即屬大內也

七月

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為衛尉

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衛尉秦官掌宮闈

門衛也兵景帝初更名中大夫分後元年復為衛尉

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

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四月大酺五月

丙戌

徐廣曰丙一作甲

地動其蚤食時復動上庸地動二

十二日壞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

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為丞相封為建陵侯

曰姓

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二動郵將軍

正義曰郵真粟反郵都傳云匈

刻木為郵擊匈奴脯五日令內史郡不得食馬

粟没入縣官令徒隸衣七縵布正義曰衣於既反

縵也與布相似七升索隱曰止人為馬止馬春春粟為歲不登也為歲不

答晉灼曰文紀穀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遺列侯之國

今又三月匈奴入鴈門十月租長陵田大旱衡

山國河東雲中郡正義曰衡山國今衡州河民疫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徐

圖一作書字又作日如此系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

天庭中索隱曰天庭即龍星古角也按石氏星正月甲

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皇甫謐曰帝以孝

八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為父後爵一級天

下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即位

是為孝武皇帝漢書云二月癸酉帝葬陽陵皇甫謐曰

四十五里三月封皇太后弟蚡蘇林曰蚡音駟○索隱曰蚡

后母臧兒初嬪王氏生子信而寡更嫁長陵田氏生蚡及勝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

侯置陽陵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

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

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

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索隱曰主父

子下推恩之令令諸侯各得分邑其子弟於是遂弱卒以安也

索隱述贊曰景帝即位因脩靜默勉人於農

率下以德制度斯創禮法可則一朝吳楚乍

起凶慝提蜀成豐拒輪致惑晁錯雖誅梁城

未克條侯出將追奔逐北坐見梟刺立剪牟

賊如何太尉後卒下獄惜哉明君斯功不錄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一

孝武本紀第十二

史記十二

太史公自序曰作冷上本紀又其迷事皆云今上

武紀緒先生補作也緒先生名少孫漢博士也

索隱曰按緒先生補史記合集武帝事以編年今

止取封禪書補之信其才之薄也又張晏云緒先

孝武皇帝者

漢書音義曰諱徹○正義曰謚法云克定禍亂曰武

孝景中子也

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為膠東王孝景七年栗

太子廢為臨江王以膠東王為太子孝景十六

年崩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

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為太子為太

自河間王德以至廣川凡有八人則帝第九也

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六矣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神

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徐廣曰六十七年歲在辛丑天下又

安薦紳之屬索隱曰薦音措措擬也言擬笏於紬帶之間事出禮內則今作薦者古字假借耳漢書作縉紳臣瓚云縉赤白色非也正義曰又音魚廢反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

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

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索隱曰城南長安城南門外也關中記云明堂在長安城門外杜門之西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

就會實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

綰等女奴利事徐廣曰纖微伺察之召案綰臧自殺正義曰漢書孝武帝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坐請無奏事太皇太后及郎申令王臧皆下獄自殺應劭云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

雍太后素好黃老術非薄五經因諸所興為者皆發後

六年實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

等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正義曰時音止括地志云漢五帝時在岐州雍縣南孟康云縣南孟康云時者神靈上帝也按五時者鄭時密時吳陽時北時先是文公作廊時祭赤黃帝漢高祖作北時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後上時下時祭赤黃帝漢高祖作北時祭黑帝是五時也後

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正義曰漢武帝故事云起柏梁臺以處神君長

陵女子也先是嫁為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悼痛之歲中亦死而靈寔若祠之遂聞言寔若為生民人多往請福說家

人小事有驗平原君亦事之至後子孫尊貴及上即位太后延於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局營栢梁

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自禱神君及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謂神君曰吾以神君精潔故齋戒祈福今

欲媵此非也自絕不復舍之上林中躡氏觀徐廣曰躡音索往神君慙之乃去也

往神君慙之乃去也舍之上林中躡氏觀徐廣曰躡音索

往神君慙之乃去也舍之上林中躡氏觀徐廣曰躡音索

往神君慙之乃去也舍之上林中躡氏觀徐廣曰躡音索

往神君慙之乃去也舍之上林中躡氏觀徐廣曰躡音索

往神君慙之乃去也舍之上林中躡氏觀徐廣曰躡音索

往神君慙之乃去也舍之上林中躡氏觀徐廣曰躡音索

往神君慙之乃去也舍之上林中躡氏觀徐廣曰躡音索

隱曰鄒誕生音斯 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

又音蹄觀名也 故見神於先後死若孟康曰產乳而死兄弟妻相謂先

並去聲即今妯娌也孟康以兄弟妻死若祠之其室民

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徐廣曰武帝外祖母也駙案蔡邕

比長八公主○索隱曰徐云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

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

是時而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郤老方見上李

曰入食穀道引或曰辟穀不食之道○索隱曰如淳云祠竈可

以致福按禮竈者老婦之祭成於盆尊於瓶說文周禮以竈

少君者故深澤侯徐廣曰姓趙入以主方徐廣曰進

謂七十能使物郤老如淳曰物鬼物也其游以方徧

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

常餘金錢帛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

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

為巧發竒中如淳曰時時發嘗從武安侯飲索隱

度云田蚡也韋昭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

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

識其處一坐盡驚焉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

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服虔曰地

名有臺也

而主方一云侯人主方駙案

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者也

謂七十能使物郤老

如淳曰物鬼物也

其游以方徧

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

常餘金錢帛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

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

為巧發竒中

嘗從武安侯飲

廣曰晏子書栢寢臺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栢寢臺在青州千乘縣東北二十一里韓子云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栢寢之臺而望其國公曰美哉堂乎後代孰將有此晏子云其田氏乎公曰寡人有國而田氏家柰何對曰奪之則近賢遠不肖治其煩亂輕其刑罰服窮乏恤孤寡行恩惠崇節儉雖十田氏其如何堂即此也。已而案其刻果齊相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索隱曰服虔云占之真人。正義曰列仙傳云安期生琅耶阜鄉亭人也賣藥海邊秦始皇請語三夜賜金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重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

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

諸藥齊為黃金矣。索隱曰齊音分劑之劑。居久之李少君病

死。正義曰漢書起居云李少君將去武帝夢與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乘龍時從雲中云太一請少君帝謂左右將舍我去矣數月而少君病死又發棺看唯衣冠在也。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鍾。韋昭曰人姓名正義音直偽反。史寬舒受其方。漢書音義曰二人皆

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亳人薄誘

忌。徐廣曰一云亳人謬忌也。索隱曰亳山陽縣名姓謬名忌居亳故下稱薄忌此文則衍薄字而謬又誤作誘也。

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索隱曰按樂汁微圖云紫微宮北極天一

太一宋均以為天一太一北極之別名春秋緯云紫極之別名又云紫宮天皇曜魄寶之所理也

曰五帝正義曰五帝五天帝也國語云蒼帝靈威仰赤帝神神神牙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矩佐者謂配祭也古者天子

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徐廣曰一

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

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

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忌泰一

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

春秋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孟康曰梟鳥名食

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鏡如龜而虎眼或云直

用破鏡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為梟羹以賜百官

以惡鳥故食之冥羊用羊祠服虔曰馬行正義曰用一青牡

馬泰一臯山山君地長正義曰丁丈用牛武夷君

正義曰神名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漢書曰義曰令祠

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壇旁其後天子

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索隱曰按食貨志幣以白鹿

幣黃金一斤代之又漢律皮以發瑞應造白金焉正義

黃金一斤代之又漢律皮幣率鹿皮方尺直金一斤

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

故曰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丈龍名曰白選直三

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丈馬直五百三曰復小隨之其文龜

直三百錢譜云白金第一其形圓如錢肉好圓丈為一龍白

銀第二其形方小長肉好亦小長好上下文為二馬白銀第

三其形方小長肉好亦小長好上下文為二馬白銀第

三其形似龜肉好也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鹿然

韋昭曰楚人謂麋為鹿也。索隱曰鹿音步交反按韋昭云體若麋而一角春秋所謂有麋而角是也。楚人謂麋為鹿又周

書王會云鹿者若鹿爾雅云麋大鹿也牛尾一角獸若鹿謂之麟是也。有司曰陛

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正義曰漢

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角於是以薦五時時加

一牛以燎正義曰力力召反焚也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

天地晉灼曰符瑞也。贊曰風於應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

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

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臯遷天子封其弟於真

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

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正義曰漢武故事云少翁

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齊懷王

栢譚新論云武帝有所愛幸姬王夫人少翁夫人卒少翁

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

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

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

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

以勝日漢書音義曰如火勝金駕車辟惡鬼又作甘

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

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

飯牛正義曰飯房晚反書絹詳弗知也言此牛腹中

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

其手書問之人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正義曰漢

武故事云文成誅月餘日使者藉貨關東還逢之於漕亭還

見言之上乃疑發其棺無所見唯有竹箇一枚捕驗間無蹤

也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桐柱承露僊人掌

之屬矣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也○索隱曰服

二十丈用香栢為殿梁香聞十里中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

丈丈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王屑飲之故張衡

賦曰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是也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晉

曰在湖縣韋昭曰地名近宜春○索隱曰湖縣名屬京兆後

屬弘農昔黃帝採首陽山銅鑄鼎於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

縣也韋昭以為巫醫無所不致至不愈游水發根

近宜春亦甚踈

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名姓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

臨淮浦也○索隱曰顏師古以游水姓發根名蓋或因水為

姓或曰發樹根也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

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韋昭曰即神君言曰

天子母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

遂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蓋已愈也大赦天下置壽宮

神君服虔曰立此便宮也瓚曰宮奉神神君最貴者大

夫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

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居室

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漢書音義曰崇絜自

後除然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者言行下李奇曰神

所欲言上又置壽宮北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壽宮北宮

輒為下之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皆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

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漢書音義曰或云策

書之法也正義曰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母絕殊

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

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蘇林曰得黃龍鳳皇諸瑞

以各年。正義曰孝景以前即位以一二數年一元曰建

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

元狩云徐廣曰案諸紀元光後其明年冬天子郊雍

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母祀則禮不答也

有司與太史公韋昭曰說者以談為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

○索隱曰姚察按司馬遷傳亦以談為太史公非惲所加又

按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

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

公名當起於此故如淳云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郡國計

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其義是也而桓譚新論以為太史

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

方朔所加之也楊惲繼此而稱耳祠官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栗

今陛下親祀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為五壇

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

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睢上徐廣曰元鼎四年時也

案蘇林曰睢音誰如淳曰河之東岸特堆壘長四五里廣二

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在睢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睢之

北西流與和合也。索隱曰漢書舊儀如寬舒等議上

作葵上者蓋河東人呼誰與葵同故耳

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
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
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是歲天
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索隱曰侵尋即浸淫也故晉灼云遂往之意也
小顏云侵淫漸染之義蓋尋淫聲相近假借用耳其春樂
師古叔父游秦亦解漢書故稱師古為小顏也
成侯徐廣曰姓丁各義後與樂大俱誅也。索隱曰韋昭云河間縣按郊祀志樂成侯登而徐廣據表云姓丁
名義未詳耳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服虔曰故掌王家人故掌
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
侯姊為康王后孟康曰膠東王后也母子康王死他姬子立
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得相危以法

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
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恨其早
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悅大為人長美言
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
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索隱曰韋昭云羨門古顧仙人應劭云名子高顧
以為臣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予
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
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
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
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

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
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
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
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方闢
旗旗正義曰音其文本或作某說文云棋博某也高誘註
淮南子云取雞血與針磨擣之以和磁石用塗其頭
曝乾之置局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
即相拒不止也金不就正義曰鍊丹砂金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
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
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
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正義曰顏師古云臯水旁

溢自臯及陸而築作堤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

遺朕士而大通焉韋昭曰言樂大能通天意故封樂乾

稱蜚龍鴻漸于般漢書音義曰般水涯堆也斬進也武

得道若飛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

大為樂通侯韋昭曰樂通賜列侯甲第漢書音義曰

故曰僮千人乘輿斤車馬漢書音義曰或云斤不用

隱曰孟康云斤不用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

公主妻之孟康曰衛太子妹如淳曰衛太子姊也蔡邕曰

比諸侯王駟案此帝女齋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

公主地理志云東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

萊有當利縣

所給連屬於道自大主

徐廣曰武帝姑也駟案將相韋昭曰寶太后之女也

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

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

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

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

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

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

六印貴振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扼

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

月中汾陰巫錦應劭曰錦巫名為民祠魏肱后土營旁

應劭

曰魏故魏國也唯若丘之類

見地如鉤狀培視得鼎索隱曰說文培拘也晉步

反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韋昭曰款刻也怪

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

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

行上薦之如淳曰以鼎從行上至甘泉將薦之於天也至中山

徐廣曰河渠書鑿金涇水自中山山西即此

也晏温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温也有黃雲

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

徐廣曰上言從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問者

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

年豐庶未有報鼎鼎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大

帝興神鼎一儀氏以文在黃帝之前故也一者一統

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

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賜其徐廣曰身者

嘗以真牲牢而祭祀也○索隱曰言鼎以真牲而饗嘗也觴皆

字又作賜音殤漢書郊祀志云鼎空足曰鬲以象二德鬲音

歷謂足中不實者名之也上帝鬼神帝或曰嘗真酌也遭聖則興正義

曰遭逢也鼎雖淪泗水逢聖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

社云正義曰社主民也社以石為之宋社即亳社也周武土

氣周禮皇國將危民故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

徂基正義曰此以下至胡考之休是周頌絲衣之詩自堂

從內往外基門內塾也鄭玄云門側之堂謂之塾釋

禮輕使士升堂視壺濯及邊豆之屬降往於自羊徂牛正義

塾性自羊徂牛充包乃舉鼎告祭禮之次也

曰自堂往塾先視羊後及角鼎鼎及香鼎韋昭曰爾雅云鼎

牛也毛萇云先小後大也

上謂不虞不鰲馬胡考之休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華也

為吳音洪霸反說文以吳一口大言也此作虞者與今自鼎

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為驩娛字也

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

雲降韋昭曰與中山所見黃雲之氣合也若獸為符服虔曰雲若獸在

是甘泉更路弓乘矢韋昭曰路大也四矢為乘集獲壇下報祠

大鄉食徐廣曰一云大報享祠也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服虔曰高

且見鼎於其廟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

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正義曰蓬萊

海中三神山也言夏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

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索隱曰以雍地

形高故云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

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

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

帝得寶鼎辨死侯問於鬼史區漢書音義曰區黃帝時人。索隱曰鄭玄云黃

帝佐也李奇曰黃帝時諸侯本作區者非藝文志作鬼容區也區對曰黃帝得寶鼎

神筮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

於是黃帝迎日推筮後率二十歲正義曰率音律又音類又所律

反三音並通後皆放此也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

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

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

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

功駟案封禪書功字作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

功齊人也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

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

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

十二王正義曰河圖云王者封太山禪梁父易姓登崇有七十二君也唯黃帝得上泰

山封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

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

會封禪者七千人李奇曰說仙道得封者
十千國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

天下各山八而
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

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

且學僂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

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

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黃

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

口也徐廣曰寒一作塞漢書音義曰黃帝仙於寒門也○索隱曰服虔云寒門黃帝所僂之處小顏云谷中山之谷

口漢時為縣今呼為治谷去甘泉八十里盛夏凜然故曰寒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

於荆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阪荆山在馮翊懷德縣鼎既成有龍

垂胡顛下迎黃帝索隱曰顛師古云胡謂頰下垂肉也顛其毛也故童謡曰何當為君敲龍

也胡是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千餘人龍

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顛龍顛拔墮

徒果反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

弓與龍胡顛號正義曰戶高反下同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

湖正義曰括地志云湖水原出號州湖城縣南三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其弓曰烏號

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

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

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正義曰空桐山在原州平高縣西一百里幸甘泉

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

壇三垓徐廣曰垓次也駟案李奇曰垓重也三重壇也○索隱曰鄒氏云垓一作該言壇階三重五帝

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

服虔曰坤位在未黃帝從土位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

脯之屬蜀殺一犂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

俎豆韋昭曰無犂牛醴之屬醴進索隱曰師古云具俎豆酒醴而進之一曰進謂雜物之具所以加禮

也其下四方地為饌食索隱曰饌音竹芮反謂聯續而祭之漢志作駮古字亦通說文

云饌祭酬也○正義曰劉伯莊云謂繞壇設諸神祭座相連綴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

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

中水而洎之徐廣曰洎音居器反肉汁也駟案晉灼曰此說合牲物燎之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以大

羹和祭食燎之按以鹿內牛中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

索隱曰特一牲也言若牛若羊若彘止一特也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

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味

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應劭曰天子泰朝日秋夕

月拜日東門之外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贊曰漢儀郊泰一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

春秋則揖而見泰一如雍禮其贊饗食曰天始以

寶尊鼎神筴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

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旁壇旁身炊

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

一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雲陽宮在雍州雲陽縣北八十一里有通天臺即黃帝以來祭天園丘之處武

帝以五月避暑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瑄大六寸謂之瑄○索隱曰瑄音宣○嘉

八月乃還也

牲薦饗正義曰漢書儀云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是夜有美光及晝黃

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

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徐廣曰地一作夜立泰時壇以明

應令太祝領祀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

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徐廣曰一作牡荆荆畫畫幡如淳曰荆

之無子者皆以芻系齊之道也晉灼曰牡荆節間不相當者韋昭曰以牡荆為柄者也日月北斗登龍

以象天一三星為泰一鋒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星明者泰一常居也斗口二

星曰天一駟案晉灼曰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太一鋒也名曰靈旗正義曰李奇云

上月北斗登龍等為兵禱正義曰為于偽反則太史奉以指所

伐國正義曰韋昭云牡剛也荆強按用牡荆指伐國取其剛為緇故畫北旗指之而五利將

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

五利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東方朔言藥大無狀上發怒乃斬之其冬公孫卿候神河

南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

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

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寬

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正義曰迂音于誕音積

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

神祠所以望幸矣其年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

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

延

有鼓舞之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

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

使素女索隱曰亦謂太昊。正義曰秦帝謂太昊伏羲氏。鼓五十弦悲帝

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

祠秦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

徐廣曰及筮三侯王必自此起。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其來。瑟也。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徐廣曰古。釋字作澤。然後封

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

山澤兵須如李奇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

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

至甘泉為且正義曰為于偽反將為封禪也。用事泰山正義曰道書福地記云泰山高

四千九百丈二尺周迴二千里。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

諸生議封禪正義曰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天下太平禪梁父之趾廣厚

也刻石紀號著已之功績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放天禪祭甫之趾以報地封者附廣之禪者將以

功相傳。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

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蘇林曰當祭

除不祥。贊曰射牛示親殺也。索隱曰天子射牛示親殺也。事見國語。齊人丁公年九十

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陞

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

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索隱曰見應劭漢官儀也。數年至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

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僊入

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自章昭曰上古人皇者

也九人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以不能辯明

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

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

常諸生行禮不如曾善周霸屬蜀圖封事服虔曰屬會也

會諸儒於是上純偃霸盡罷能諸儒弗用二月遂

東幸緱氏禮登中嶽文穎曰山松高山也太室韋昭曰

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以名之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

正義曰漢儀注云有稱萬歲可十萬人聲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

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正義曰願師古云以崇奉

嵩高山故謂之崇高也東上泰山山之草木菜未生乃令人

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

文穎曰武帝登泰山祭天一井祭名山於泰壇西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八神也一日八方之神。索隱曰韋昭云八神

謂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主四時之屬今按郊祀志一日天主祠天齊二日地主祠大山梁父三日兵主祠蚩尤四日陰主

祠三山五日陽主祠之梁六日月主祠之萊齊人之上疏

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

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

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

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君幸臣有言
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漢書音義曰巨公謂武帝已忽
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君幸臣有言老父則大
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
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
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
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
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
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待
中奉車子侯漢書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乘輿車武上

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

山下陞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

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閒一茅三脊孟康曰所

謂靈茅也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

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旄牛犀象之屬并用

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

雲起封中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漢書音義曰天子初封泰山山

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明年秋乃作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

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

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屑如

有璣曰聞呼望萬歲者三依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

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服虔曰肅然山名在梁父自新嘉

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

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鄭玄曰歷城母蛇音移

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

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

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

令諸侯各治邸正義曰諸侯各於太山朝宿地起第佳擬天子用事太山

而居天子既已封禪泰山既無風雨菑而方士

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度幾

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莫遇蓬萊焉奉車子侯

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竭石巡自

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漢書音義曰周萬八千里

也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

其秋有星茀于東井韋昭曰秦分野也後衛太子兵亂○茀音佩後十餘

日有星茀于三能韋昭曰三能三公後連坐誅之望氣王朔言候

獨見其星出如瓠索隱曰郊祀志其星出如瓠故顏師古以德星即鎮星今按此紀唯止言

德星則德星歲星也歲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食頃復入焉有司言曰陛下

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

帝還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

仍出

索隱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

淵耀光明信星昭

見

索隱曰信星鎮星也信屬土土曰鎮星漢志為得之

皇帝敬拜泰徐廣曰一沉無此字

之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見天

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

萊宿留之

索隱曰音秀宿留遲待之意若依字讀則言宿而留亦是有所待並通也

數日

母所見見大人跡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

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母名乃禱萬里沙

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子孟康曰沙徑二百餘里

過祠泰山

鄧展曰泰山自東復有小泰山

瓚曰即今之泰山

還至瓠子

濮陽以此廣百步深五丈所瓚曰所決

河名○索隱註同

自臨寒決河

索隱曰按河渠書武帝自臨塞

留

二日沈祠而去

索隱曰按沈白馬祭河決於是作瓠子歌見河渠書

使二卿將卒

塞決河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南

越越人勇之

韋昭曰越地名也

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

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

後世謾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

壇亦祠天神上帝白鬼而以雞卜

漢書音義曰持雞用卜如鼠卜○正

義曰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也

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

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

緱氏城

韋昭曰如猶比也

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

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

氣晉灼曰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

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徐廣曰在甘泉

作通天臺於甘泉宮按漢書舊儀臺高五十丈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置祠具其下將

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

室索隱曰姚氏按揚雄云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秦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有洪厓旁皇諸胥咎遠則

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黎師得遊觀屈奇瑰偉又有高華温德法相曾成宮白虎走拘天梯瑤臺仙人弩思觀皆壯麗也

夏有芝生殿防內中徐廣曰元封二年也索隱曰按生芝九莖作芝房歌天

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有光云李奇曰為此作事而有光應贊曰作

通天也乃下詔曰甘泉防生芝九莖應劭曰芝芝草也其莖相連如淳曰

瑞應圖云王者敬事者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

朝鮮夏旱八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正義

曰乾音干蘇林云天旱欲使封土乾燥也顏師古云三歲不雨暴所封之土令乾鄭氏云但祭不立尸為乾封二年

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蘇林曰天旱欲使封土乾燥如淳曰但祭不立

尸為乾封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正義曰靈星即龍星也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天

田則農祥也見而祭之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徐廣曰在扶風

春至鳴澤服虔曰鳴澤澤名也在承郡道縣北界從西河歸其明年

冬上巡南郡徐廣曰元至江陵而東登禮潛之天

柱山號曰南嶽應劭曰潛縣屬廬江南嶽霍山也浮江

自尋陽出樅陽地理志廬江有樅陽縣過彭蠡祀其名山川

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

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索隱曰玉或音肅公玉姓帶名姚氏案風俗通齊濬王臣

有公玉冉其後也音語錄及三輔决錄云杜陵有玉氏音肅說文以為從玉音畜牧之畜今讀公玉與决錄音同然二姓

單復有異單姓者音肅後漢司徒玉祝是其後也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

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

入命曰昆侖索隱曰玉帶明堂圖中為複道有樓從西南入各其道曰崑崙命言其似崑崙崙山之五城十

二樓故名之也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

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脩封

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

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崑崙命道

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

山有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

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舉火下悉應

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

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日祠上帝明堂徐廣曰常五年一脩耳每脩封禪其

贊饗食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筴索隱曰按贊饗食之辭言天授皇帝泰元神

筴周而復始又按黃帝得寶鼎神筴則太元者古昔上皇創曆之號故此云太元神筴者周而復始也周而復

始皇帝敬拜泰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

神者莫驗然益遣異遇之十一月乙酉徐廣曰二

栢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

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異至殊庭

焉漢書音義曰蓬萊庭。索隱曰異漢書作幾幾近也異望也並通服虔曰蓬萊中仙人殊庭者異也言入仙人異域

也上還以栢梁裁故朝受計甘泉正義曰顧胤云栢梁被燒故受

記故之物於甘泉也顏師古曰受郡國計簿也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

二日燒徐廣曰日一作月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

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

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邱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

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正義曰括

地志曰建章宮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里長安故城西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

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索隱曰三輔黃

章起鳳闕高二十五丈關中記一名別鳳闕以言別四方之

風西京賦曰閭闔之內別風嶢嶢是也三輔故事云北有闕

闕高二十丈上有銀鳳凰故曰鳳闕也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索

隱曰如淳云詩云中堂有壁鄭玄云唐堂庭也爾雅以廟中路

謂之唐西京賦曰前開唐中弥望曠是也。正義曰圈其遠

反括地志云虎圈天在長安城中西偏也其北治大池漸臺正義曰臣贊

陰陽津液以作池也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正義曰臣贊云泰液言象

也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索隱曰三輔故事云殿北海池北岸有石龜一枚各長六尺其

魚之屬長一丈廣五尺西岸有石龜二枚各長六尺其

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索隱曰漢武故事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

乃立神明臺索隱曰漢宮闕疏云臺高五十五丈井

幹樓度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索隱曰關中記宮北有井幹臺高五

十丈積木為樓言築累萬木轉相交架如井幹司馬彪註莊子云井幹井欄也又崔譔云井以四邊為幹猶築墻之有榑

幹又諸本多作幹一本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

作幹音說文云幹井橋色上黃官名徐廣曰一無名字更印章以五字張晏曰漢據

故用五為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因為太初元

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韋昭曰丁姓雜

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

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命祠官進時

犢牢具五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乘金而以木耦

馬代駒焉索隱曰一音偶孟康云寓寄龍形於木又姚氏云寓假也以言假木龍馬一駒非寄寓龍馬形

也於木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

駒者悉以木耦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

明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

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應劭曰崑崙縣圍五城十

以候神人於執期漢書音義曰命曰迎年正義曰頽

祈年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

上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

鉅應劭曰封岐伯正義曰張揖云令黃帝封東泰山

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徐廣曰在琅邪朱虛縣文水所出凡山亦在朱虛

天子既今設祠其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

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

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

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陟南方方士多言

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

山修封徐廣曰天漢二年李陵以天漢二年敗也還過祭常山今天子

所興祠泰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

年一修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

寬舒之祠官李奇曰祀名也。索隱曰赤星即上靈星祠靈星龍左角赤故曰赤星五者太一也三一

也冥羊也馬行也赤星也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索隱曰五

凡五並令祠官寬舒領之者之外有正太一皆大祝領之致如八神諸神明

后土祠故云六也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祀去則已方士所興祠

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

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

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

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跡為解無其效天

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絕異

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彌衆然其效

可睹矣徐廣曰猶今人云其事也可知矣皆不信之耳又數本皆无可字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
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
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
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
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索隱述贊曰

孝武纂極

四海承平

志尚奢麗

尤敬神明

壇開八道

接通五城

朝親五利

夕拜文成

祭非祀典

巡垂下征

登嵩勒岱

望景傳聲

迎年紀日 改曆定正 疲耗中土
事彼邊兵 日不暇給 人無聊生
俯觀羸政 幾欲齊衡

史陸阡伍伯肆拾貳字

註陸阡玖伯捌拾壹字

卷之二十一

文獻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人

人

程